

3/2025

昆州華文

2025 年 3 月 號 總第 37 期

昆士蘭華文作家協會電子雜誌



1st Care Community 首護天使

—— 成立於2016年 ——

首護天使，關懷不同文化的老年人和殘障人士。政府補助，多項服務免費，包括老人服務套餐、老人基礎服務(CHSP)、殘障人士保險計畫(NDIS)。專業團隊免費協助申請，貼心引導至最後。個性化服務，靈活滿足您的需求。經驗豐富的註冊護士上門專業照料。各類理療服務，最合適專業人士為您提供。三級證書家庭護工，品質有保障。專業人士解決各類修補補問題。豐富多樣長者活動，回饋社區，用心服務。期待您的加入！

服務地區
✓ 布里斯班
✓ 黃金海岸



老人家庭護理套餐 HOME CARE PACKAGES

老人家庭護理套餐(Home Care Packages)是政府為滿足65或以上老人能夠在家中獨立持久生活目標而設立的全國服務專案。服務套餐共分為1、2、3、4級，4級最高。

服務優勢

✓ 高性價比

首護天使每小時服務費僅\$51，每月節省大量費用，可用於維修或購買輔助用品。

✓ 快速回應

您的專屬服務經理立即提供解決方案，無需催促。

✓ 客戶至上

總經理至護理員，我們以客戶為中心，服務簡單純粹。

專業員工為您量身設計
內容靈活可隨時調整

基本服務

- 家居清潔、購物、陪護
- 註冊護士、花園整理
- 個人護理如洗澡、搬運輔助用具如輪椅
- 家居維修如修水龍頭等

申請條件

滿65歲澳洲公民或永居(PR)，身體患有影響正常生活的疾病。經諮詢聯繫老人服務部(MY Aged Care 1800200422)或者直接聯繫我們協助你申請。

殘障保險計劃 NDIS



NDIS是一個完全免費的服務計畫

- 統籌/管理服務 (Assist-Life Stage/Transition)
- 協助日常活動 (Assist-Personal Activities) 如洗澡個人護理等
- 協助日常生活起居 (Daily Tasks/Shared Living) 如做飯、在家陪同等
- 提高生活技能 (Development-Life Skills) 如學習做公車或使用電腦等
- 家居清潔 (Household Tasks)
- 協助參與社區活動 (Participate Community) 如學習去圖書館健身房等
- 團體活動 (Group/Centre Activities)

服務優勢

多元服務類型：

- ✓ 家居社區支持
- ✓ 財務計畫管理
- ✓ 服務協調安排

與多家NDIS服務公司合作，包括理療、就業和活動等，滿足您全方位需求。專業服務經理和固定團隊，瞭解您狀況，提供最專業建議。一站式服務，您的需求，我們滿足。

患有永久性或者持續發展的疾病

嚴重影響日常生活品質

澳洲人或永居(PR)

可聯繫NDIS 1800-800-110
或者問詢我們關於如何註冊等資訊



歡迎加入
我們團體

成為專業天使團員之一



如有查詢或語言問題，請與我們聯絡

☎ 電話: 07 3341 0520 [英 | 國 | 粵語]

✉ 電郵: info@1stcarecommunity.com.au

🌐 網站: www.1stcarecommunity.com.au

ROBAM
Enjoy Cooking



老板电器10周年庆

套装价更优

下单即送



最高可 **赠** 微烤一体机-先到先得

智能垃圾桶

DATE: 01/09/2024-13/10/2024

购指定套装赠价值\$999台式蒸箱或微波炉（二选一）
加\$400可升级台式蒸烤炸一体机或微烤一体机 限赠10台 送完为止



Gold Coast

Add: Unit 2, 59 Ferry Road, Southport, QLD 4215
Mob: 04 5680 3318 / Tel: 07 5528 6868
E-mail: goldcoast@robamqld.com.au



Brisbane

Add: A1, 15 Lapis Street, Underwood, QLD 4119
Mob: 04 6066 6829 / Tel: 07 3299 1818
E-mail: admin@robamqld.com.au



TOP 1% AGENT
NATIONWIDE



Parkinson



Calamvale



JASON SONG 团队

一个专业，靠谱
有温度的地产团队

Jason Song 0433 572 868

jasonsong@raywhite.com

Ray White Rochedale



ABN 55 132 821 302
PME-Q Lic 13906
QBCC Lic 1318504

Eco-Global Termite Doctor Pty Ltd

澳洲白蚁博士公司



业务预约 07 3700 6008/ 0432 020 618

技术咨询 马博士 0413 207 568

www.termite-doctor.com



热敏透视相机 白蚁活动雷达仪

- 买卖房屋白蚁结构检查
- 房屋白蚁年检
- 新建筑白蚁屏障铺设
- 白蚁防护墙/白蚁诱饵系统
- 商业害虫治理
- 居家害虫治理
- 扰人动物治理

免费评估报价 货真价实心安

国际领先的白蚁检测处理设备

- 白蚁活动雷达仪
- 热敏透视相机
- 湿度计
- 数码显微镜
- 微型气候仪
- 高压喷药设备



白蚁



蚂蚁



蟑螂



蜘蛛



nuna
By Premier Dead Sea

家用化院线美容仪

专注以色列科技护肤**30**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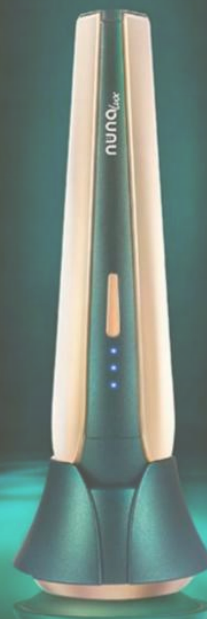
以色列原装进口

品牌代言人: SHIRLEY BOUGANIM

NUNA LUX突破技术壁垒
无痛舒适LLLT家用光疗仪器



nunalux



Australia NUNA Premier by Dead-Sea Pty Ltd

Address: 1409 / 6-8 sickle Ave, Hope Island QLD 4212

Contact: 0458242621



徐咪咪音乐工作室 *Mimi Xu Music Studio*
中英教学

Piano and music theory teacher

AMusA(piano)(AMEB)

BA(Extended Major in Music)/Bed(Secondary)(UQ)

Gcert Music St(piano performance)(QCGU)

Med(Early Childhood Teaching)(QUT)

专门 提供 AMEB 考试

M: 0466979008

E: mxu22153@gmail.com



序 言

近几年，社会变化太快，AI 还没搞明白，又出现了 DeepSeek。我感觉赤脚追赶也枉然。索性跑跑 library，阅读书刊，学学英语，搭理花园，岂不快哉。

时光荏苒，日历翻到了 2025 年 3 月。昆华作协三月电子期刊，又要发刊了。看着秘书长二雷子日夜奋战，忙得不可开交，自己派不上大用场，就来当个帮手，校对文字，拾零补缺，总是比袖手旁观的好。

夜深翻看着，文友们洋洋洒洒的文字，各具特色，精彩纷呈。有的构思巧妙，有的立意新颖，有的深沉缜密，有的谈古论今，有的灵动温馨。

这些饱蘸着作者心血，融入东西文化元素的文字，浪漫风情，灵魂坦荡，侃侃道来，栩栩如生。犹如绝美画面，犹如动听的旋律。读着读着，我不

尽掩卷！原来，昆华作协也潜伏着，梁山好汉 108 将，人才济济！

这里有新移民，对澳洲多元文化的认可；老前辈，对历史回顾的痛彻反思；有年轻人，对健身运动的体验与感悟；飓风过后，对生命的重新定义与思考。还有资深字画的独家鉴赏，耐人寻味的长篇连载，真情实感的随笔，赏心悦目的散文，深邃雋秀的诗词，各有千秋，韵味。还待我和文友们一起静心研读。

按交稿顺序，我记录了几篇读后感，与文友们一起分享，欢迎各抒己见。因时间关系，其他文章，读后再续。

唐山福/作者美嘉

作者以深情的笔触，回顾了闽南人，勇闯天下赚南洋钱，造福家人，亲人，族人与国家的艰辛历程，展望了未来的美好前景。

熟/许我时光 /作者陈谦

作者用灵动的文字，炙热的情怀，挥动起生命的花束，高唱时光的赞歌，让人体验与感受着生命的真实与悸动。

绿色世界里的金色年华/芦志坚

老牛自知夕阳短，不用扬鞭自奋蹄。作者在绿色的世界里，寻找和开拓着澳洲移民生活的独特魅力，让生命绽放出了新的活力与精彩。

革命的洗礼/作者王家卫

作者回忆了文革初期颠倒黑白，光怪陆离的往事，血和泪的真情回忆，让人唏嘘不已！

蛇行的故事/作者楚雷

作者巧妙地布局与精彩的文字，活龙活现地描绘了当年知青下乡时，遭遇蛇行的不同画面，时儿惊悚，时儿惊喜，边叙边忆，文字娴熟，情感丰富，是值得一读的佳作

我的马拉松人生 /作者 Steve C

文章中，记录了跑步健身运动，带给自己的自信与快乐！并告诉我们，自律与专注是成功者必备的素质。

插秧照片引发的回忆/作者赵孔南

一张照片，触动了作者心灵深处的记忆。回顾了儿时见证的，记录了底层百姓生活的艰辛与苦难。可见作者内心忧国忧民的情怀。

红男绿女都半百，乐在其中也少年/自雄

可能您喝过朗姆酒，然而您知道，它是用甘蔗汁、甘蔗糖蜜加工为原料，经发酵、蒸馏、陈酿、调配而成的蒸馏酒吗？

您大概见过憨态可掬的小海龟，但您未必知道，海龟妈妈是怎样在海边生下海龟蛋，生儿育女的吗？当您细读这篇游记，您都会找惊喜地发现答案。

附：因本人，在澳期间断断续续，有些月刊脱节，敬请谅解。

2025 年 03 月 24 日 蓝楹

目 录

【 小 说 】

薛河艳史 （三） 连载小说 17-28

刘成启

回鄉除夕夜 短片小说 29-35

傅若溪

布里斯班的布洛姆街 第三章 电话粥 36-42

游泯

咖啡的故事 43-55

金辉

【 散 文 】

唐山福 57-61

练美嘉

革命的洗礼 62-71

王家乐

一封写给喵星的信（思念死皮） 72-78

花田君

一封来自喵星的信（死皮的回信） 79-84

花田君

绿色世界里的金色年华	85-87
绿色世界	
卖花姑娘	88-94
力夫	
画兰	95-103
李守义	
蛇行故事	104-113
楚雷	
布里斯班 一路向北——昆州东海岸	114-121
中段旅行纪实	
自雄	
Alfred 来临之际	122-127
韦钢	
梦境：奇幻、美妙、失落	128-131
洪丕柱	
雨行香炉峰	132-135
刘彩云	
永恒的记忆交响	136-141
陈谦	
看插秧照片后的往事回忆	142-150
赵孔南	
我的马拉松人生	151-156
陈茵欣	

【诗 歌】

熟 158-160

陈谦

许我时光 161-162

陈谦

蝶恋花 163-163

紫悦

启明星 164-165

李晓春

写诗 便写你 166-167

二雷子



薛河艳史（三）

■刘成启

七四年全国开展“批林批孔”，增城矿务局召开动员大会。会上，刁民书记做了动员报告，提出运动不能空谈理论，要联系实际，刺刀见红。宋书记是领导的秘书出身，对上级的意图理解的很快，联系实际就是不能光念文件，刺刀见红就是要揪出孔子和林彪在雪河机厂的代理人。过去厂里搞运动，已经揪出了不少人：原公私合营的资方代表，资本家程桂东，省局下放的右派萧林子，反动技术权威工程师林文武，造反派头头张洪林，后来又加了一个流氓坏分子章山。这些人每逢运动就挂上牌子上去跪台，都是死老虎，已经斗了几十遍，没什么价值了。这次批林批孔，必须再揪出新靶子才有震慑力，才算出成绩。

宋书记还是用过去的老办法，召开“诸葛亮会”，征求政治部的意见。讨论了一下午，大家也想不出揪谁。到底是李科长是军人出身，他早已胸有成竹：“大家散会吧，我单独向宋书记汇报。”

第三天全厂召开批林批孔动员大会，李科长主持，

把坏分子排着队押上台，就觉得不正常，又看见宋书记拉着个脸，李科长像死了爹，就更觉得可怕，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人员到齐之后，李科长慢慢地走向主席台的右侧，站定了一分钟没有说话。正在大家惊诧时，他突然对着麦克风断喝一声：“把林彪，孔老二的孝子贤孙贝恩荣押上台来！”大家四顾茫然，终于有人看见了坐在会议室北侧的贝恩荣。这个三十多岁的小女人已经吓得面色如土，浑身发抖。在鹿干事的指挥下，两个事先就埋伏在贝恩荣身边的基干民兵，一左一右，就像拎小鸡似的，把贝恩荣拖到台上。那天，贝恩荣穿着中式对襟棉袄，脖子上围着一一条白色的长围巾，披头散发跪在宋书记讲话的桌子前，活脱脱的一个《三堂会审》中的苏三。宋书记宣布，通过广大革命干群的揭发检举，这个隐藏在革命队伍深处的阶级异己分子，终于被我们揪了出来，这是雪河机厂批林批孔的重大成果，也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思想的伟大胜利。大会之后，贝恩荣关进了保卫科。

贝恩荣是雪河机厂食堂的会计，说白了就是卖饭票的。她是文革前华东大学路桥专业的最后一批大学生，湖南人。文革初期，由上海分到增城。又分到了我们厂。雪河机厂是个机械厂，用不着学建筑

的。领导看她是个孱弱的南方小女子，干不了粗活，就可怜她，把她分到了食堂卖饭票。我们厂有个传统，一个厂的工友，不论有没有关系，只要年长一点，都叫师傅。我每个月去买饭票，都叫她贝师傅。我们都知道，贝师傅的家庭出身不好，他的父亲是三青团的总干事，现在还在香港。但是贝恩荣是新中国的学校培养出来的，没有犯过什么错误，平时工作认真，少言寡语。宣传科正准备树她做“可以教育好的子女”的典型呢，怎么一下子成了林彪，孔老二的孝子贤孙了？原来，宋书记要揪出林彪孔老二的代理人，李科长为此动了很大的脑筋，他扒遍了全厂的档案，本来想揪一个姓孔的，可是，虽然我们离曲阜很近，全厂竟没有一个人姓孔。姓孟的倒是有几个，可是这是批林批孔，又不是批林批孟，对不上茬。也是皇天不负有心人，不知怎么就翻到了贝恩荣的档案，而且有了重大的发现。这个贝恩荣的父亲，不仅是三青团的总干事，而且还是中国孔教会的会董。他把这个发现向宋书记汇报后，宋书记十分高兴，所以在动员大会上就把贝恩荣揪了出来。

贝恩荣被关在保卫科对面的小屋里，这间房子是我们厂的专用审讯室和小牢房。我师娘，师姐和偷大粪的农民都在这里关过。审讯之前，宋书记召集我

们面授机宜。他说：“不仅要抓历史，更重要是抓现行。孔老二贪污，收过学生的束脩，林彪搞生活腐化，天天吃黄豆，他们的代理人也要有腐败的问题！”陈科长说，这个事前没有了解。宋书记说“我搞了很多次运动了，只有抓不出的敌人，没有审不出的罪行。”李科长说，我们一定完成任务！

经过一夜的关押，贝恩荣有点适应了。她眼里已经没有了刚被拖上台时的那种惊恐，苍白的脸上有了一点血色。看来她大概已经明白了是怎么回事。李科长问：“知道为什么叫你进来的吗？”贝说，“知道。”“知道为什么还隐瞒那个老反革命的历史问题？”贝恩荣说，四清运动中在大学里坦白过了，档案里她父亲的三青团总干事和孔教会会董的材料，就是她自己写的汇报。李科长又问“为什么在这次运动前没有主动向党委交代？”贝无语。李说，“默认就是承认，鹿干事记下：贝恩荣在批林批孔中对抗组织，故意隐瞒其父的重大历史问题。”李又说，历史问题告一段落，有群众检举揭发你在食堂里贪污，你要老实交代。贝说，没有贪污行为。李说，党的政策是坦白从宽，抗拒从严，这个你可明白？贝说明白，但是确实没有贪污。折腾了一上午，李问了十几遍，贝恩荣到底也没有承认。

下午休审。老李召集我们商量怎样才能撬开贝恩荣的嘴。鹿干事主张再用手枪吓唬她。老李说：“不行，这一招不能再用了，当年就因为鲁排长立场不坚定泄了密。栽到了果子露手里。”他想了想说，人是苦虫，不打不招，还是用刑！我赶忙说：“只有国民党对革命者用刑，哪有革命者对坏人用刑的，咱们是共产党，可不能搞渣滓洞那一套。”我反对对贝恩荣用刑，是我自己有私心。我是怕李科长让我打贝恩荣。我这个人天生胆小，对女人还真的下不了手。再说了，低头不见抬头见，打了贝会计，以后买饭票怎么见面。李问那怎么办？我主张还是查一查食堂的会计账。李说他已经看过了，什么借方呀，贷方呀，一塌糊涂，看不懂。我说咱们找黄会计，他是内行。

黄会计叫黄晓新，上海人，五十来岁，是立信财经学校毕业的。他原先在上海支援内地建设的峰山钢铁厂财务科工作，峰钢下马，就分到了雪河机厂。黄这个人，出身贫苦，做事谨慎。整天穿着一身洗的发白的中山装和一双擦得锃亮的打了补丁的黄皮鞋，见人低声下气，不笑不说话。会计是个危险的职业，老黄干了大半辈子，虽经历次运动，并无半点差错。查贝会计的账之前，李科长交代老黄：“这是对敌斗争的前线，是组织对你的考验，一定要找

出贝恩荣的贪污事实，不负党的重托。”老黄说：“一定一定！”

虽然一定一定，但黄会计是个老实忠厚人，不会做丧良心的事。食堂的账，就是一收一支的流水账，没什么查头。再说贝会计也是一个仔细人，账目记得很清晰。老黄看了三天，没看出什么问题。对此，李科长很不满意。汇报到宋书记哪里，宋书记指示：再查！

再查就查出了问题，老黄说：“短了十斤粮票。”十斤粮票虽然少了点，但大小也是贪污。李科长十分兴奋，终于抓住了狐狸的尾巴。决定再审贝恩荣。审之前，李科长说：“小周，贝恩荣如果不承认贪污，就给她上点手段。”我问什么手段，陈说：“灌辣椒水，这虽然是日本鬼子的办法，但辣椒是食品，不算是违背政策，这个任务就交给你啦。”说心里话，由于自己家庭也有点历史问题，我对贝恩荣多少还是有点同情。我到食堂选了一斤青色的厚皮辣椒，又用蒜臼子捣碎了，加了点盐，用大号茶缸子盛着，带到了审讯室。贝恩荣被押上来后，老李厉声说，经过黄会计查账，我们已经掌握了你的证据，现在的关键，是看你自己的态度了。不管怎么诈，贝恩荣还是不承认。老李说，小周，把辣椒水

端上来，叫她自己喝，如果不喝，就揪着头发灌！没想到，这贝恩荣端起茶缸子就喝了一半，然后仰起头看看老李，那意思是说，要不要再喝下一半。正在这时，黄会计急急忙忙走了进来，附在老李的耳边咕噜了几句。老李问他：“报损是什么？”黄会计又在他耳边咕噜了一句。老李说：不审了，不审了，带回去。原来，老黄查出的短缺的十斤粮票，是因为票面太旧，已经食堂余管理员同意的报损。

几天来，因为审不出问题，就只好把贝恩荣先关着。贝恩荣关押期间，他的丈夫老张天天送饭。为了防止不测，我和小鹿，广播员尹稻美，护士小田轮流看守。在我值班期间，贝恩荣提出要找点书看。我当时想，这个娘们还有这份闲心。就借了一套批林批孔参考资料给她。没想到她还看得津津有味。这套资料，我过去没有仔细看过，因为贝恩荣感兴趣，我就翻了翻，除了前面的批判说明外，还有节选先秦诸子的一些原文。后来老李来检查，看到是批林批孔的文章，也就没说什么。

关押贝恩荣的那几天，老李到增城开了三天的批林批孔经验交流会，回来后两眼大放异彩，马上提审贝恩荣。这个女人已经习惯了提审，有问必答，不卑不亢。但是，这一次还是掉进了老李挖好的坑

里。李问，你的交代想好了没有？贝说，想好了，确实没有做过对不起党和人民的事。老李说：“我就不给你拐弯磨脚了，你一天在食堂里吃三顿饭，晚上还往家里带是不是？”贝说是。但是带的是食堂分给她的那一份，并没有多拿。李问，“你一月往食堂里交多少钱？”贝说六块钱，二十斤粮票。李说，“好，那么我问你，早上一个馒头一碗稀饭一个鸡蛋，中午下午各是两个馒头一份菜，卖给职工是多少钱？”贝恩荣想了想回答说，六角五分钱，一斤粮票。老李说，“好啊，咱们就按你说的算，6角五分乘以26天是16.9元，26天每天一斤粮票是26斤，也就是说，你每个月占了公家10.9元六斤粮票对不对？”贝说，按照你说的算法是这样。李又问，你在食堂干了几年了，贝说六年了。李说，“6乘12是72个月，72乘以10.9就是784元，72乘以6就是432斤粮票，你一共多吃多占了784元，432斤粮票对不对？”贝恩荣说，“这是余管理员定的标准，食堂所有的职工都一样。”听了贝的辩解，李科长一拍桌子站了起来：“工人是什么成分？你是什么成分？你自己不清楚吗？你一个国民党反动派的子女，能和我们贫下中农享受一样的待遇吗？”“你要是主动多交钱，那是你自觉接受改造，你装傻不交钱，你就是喝工人的血。”

在那个年代，784 元人民币，432 斤粮票，绝对是一个巨大的贪污数字。我和鹿干事由衷的佩服李科长的审案水平，用这种办法，真是反腐败的新创造，难为他怎么想出来的！贝恩荣呢，有点不服气，但也不能不承认，这些年来，确实是占了公家的便宜。

贝恩荣的贪污罪名终于坐实，宋书记大喜，指示厂宣传队，编排节目，敲锣打鼓向矿务局党委报捷。既然是贪污分子，那就要抄家，抄家之后，举办了贝恩荣贪污腐化展览会。展览会设在食堂的小餐厅。

贝恩荣是大学本科毕业生，工资每月 53 块钱。贝的丈夫是一车间的三级翻砂工，每月的工资四十多块，两人合起来也有近百元。这在当时，已经是很高收入的家庭了。虽然成分不好，但生活还是很可以的，家里有永久牌的自行车，有蜜蜂牌的缝纫机，红灯牌的电子管收音机，还有一个三开门的大衣橱。纵然如此，拿这些东西办展览还是单薄点。鹿干事又找来几根细铁丝，拉在小餐厅 的两面墙上，把贝恩荣的被子褥子枕巾，还有贝恩荣没舍得用的一条太平洋的床单，一条鲤鱼戏荷花缎子被面，以及贝的绣花内衣，一件开司米线毛衣，两件

粉色呢子大衣，还有几只黄毛线袜子，花花绿绿的挂了两绳，这才算是有点展览会的规模。但是，内衣，毛衣，呢子大衣，长毛线袜子挂出来多少就有点勉强，因为厂里人都知道，这些东西都是上个月厂部卖的外交部进口的洋垃圾，值不了几个钱。再说了，老李也给他的那个黄齄牙女老乡买过一件意大利大衣，两个大号蕾丝黑胸罩和一条绣着洋文的内裤，总共才花了三块五毛钱。

抄家时还抄出一块银元，老李如获至宝，专门叫木工房做了一个玻璃盒子盛起来，放在展览室的最显眼处。这块银元既不是常见的袁大头，也不是孙小头，它是一枚洋钱，正面是一个武士带着钢盔，手持一柄三叉钢枪和一副盾牌，周边是一圈子洋文，背面是复合型的十字架图案。在那时候，私存银元虽无明确的罪名，但也是个错误。如果是清代龙洋，就是有封建意识。如果存了袁大头那就是梦想复辟。存洋钱这个罪名还真不好定。老李想了想说是“崇洋媚外”，我思忖了一下，对老李说，这个“媚”不太合适，她又不是慈禧太后，又不是宋美龄，就一个普通女子，媚得着吗？老李问那怎么说。我说，换个“迷”字吧。老李就在玻璃盒子旁边写上“贝恩荣崇洋迷外的铁证”。摊我值班的时候，我请来了程桂东叫他看看这枚洋钱。程是旧社会过来的人，

见过世面，他说这枚洋钱叫“立人”，是上世纪末英国的通商银元。并说贝恩荣的这一枚是特制的，很珍贵。我问何以见得，程说，你用放大镜看，会看到枪尖上挑着一朵梅花。后来我真的借了放大镜，仔细的看过，中间枪尖的上方有一个直径一毫米的小坑，坑里阴刻着一朵梅花，蕊是蕊，瓣是瓣，极为精致。

展览会开始，贝恩荣解除了关押，但要每天早上跪在小餐厅门前接受批判。一开始贝死活不肯跪，被老李扇了两巴掌后，就不得不跪了。展览会的影响很大，矿区的其他单位都来参观取经。一周后，刁民书记也来了。刁民书记原来是七级部的司长，九级高干，七三年从北京下放到增城局当书记，人还是蛮有政策水平的。他肯定了展览会的大方向，又问了问贝恩荣的具体情况，然后对宋书记说，“我们打击的是腐化思想，不是肉体，以后就不要再体罚了。”

展览会后，贝恩荣被定为贪污腐化分子，阶级异己分子。食堂的会计不让干了，下放到锅炉房劳动改造。具体的工作，就是在女澡堂子看门收澡票。老李在我厂的批林批孔运动中立了大功，评为政治劳

动模范，由副科长提升为政治部副主任兼工资科科长。鹿干事接班当了保卫科副科长。

回鄉除夕夜

■ 傅若溪

一、归乡

飞机降落在济南遥墙国际机场时，林婉清透过舷窗望向外面的天空。灰蒙蒙的冬日，空气中弥漫着北方特有的干燥与冷冽。她深吸一口气，仿佛能闻到记忆中那股熟悉的年味——鞭炮的硝烟、蒸馒头的香气，还有母亲炖的那锅老母鸡汤。

“妈，我们真的要在酒店过年吗？”女儿艾米莉拉了拉她的袖子，用流利的中文问道。她的中文是林婉清从小教的，虽然带着一点 ABC 的口音，但足够表达她的困惑。

林婉清笑了笑，摸了摸女儿的头发，“是啊，这是老家的习俗，出嫁的女儿除夕夜和年初一不能在娘家住。”

艾米莉皱了皱眉，“这听起来好奇怪，为什么女儿不能回家？”

林婉清没有回答。她知道，这个问题的答案远不止一句“习俗”那么简单。

二、除夕夜的酒店

大年三十的下午，林婉清带着艾米莉入住了曲阜市的一家五星级酒店。房间宽敞明亮，窗外远处是曲阜古城的街景，近处是酒店内早小桥流水假山曲径，但林婉清的心情却有些沉重。她站在窗前，看着街道上熙熙攘攘的人群，耳边听到远处传来的鞭炮声。

“妈，你看，舅舅发消息了。”艾米莉把手机递给她。屏幕上是一条微信：“婉清，晚上年夜饭记得回家吃，吃完再回酒店。不然，你嫂子就要去给你们娘俩送饺子啦”

林婉清苦笑了一下，回复了一个“好”字。

年夜饭很丰盛，哥哥林建国和嫂子王芳准备了一大桌菜。饭桌上，大家聊得很热闹，但林婉清总觉得有些隔阂。她离开家乡 20 年，早已习惯了国外的生活，而哥哥一家却依然守着老家的传统。

饭后，艾米莉正跟表弟表妹在楼下放烟花，林婉清却早已心不在焉，这无论如何回不到儿时自己追随爸爸哥哥放烟花的快乐，那样的快乐就是雪地里升腾的火焰，纯粹、热烈。于是不等午夜钟声响起，便识趣地起身告辞。哥哥送她到门口，低声说：“婉清，你别介意，这是老规矩，咱们得遵守。”

林婉清点点头，没说什么。但她的心里，却像被什么东西堵住了。

三、年初一的冲突

年初一下午，哥哥带着外甥女小雨来到酒店。小雨今年 16 岁，是个活泼的女孩，一进门就和艾米莉聊得热火朝天。

“婉清，昨晚睡得还好吧？”哥哥坐在沙发上，语气有些尴尬。

“挺好的。”林婉清笑了笑，但笑容里带着一丝勉强。

沉默了一会儿，哥哥突然说：“婉清，你别怪我们。这是老祖宗传下来的规矩，咱们不能破。”

林婉清终于忍不住了，“哥，你觉得这规矩合理吗？我是你的亲妹妹，为什么除夕夜不能在家住？难道嫁出去的女儿就不是家人了吗？”

哥哥的脸色有些难看，“这是习俗，咱们得尊重。”

“习俗？”林婉清的声音提高了，“习俗就可以不顾亲情吗？我在国外这么多年，每年过年都想回家，可每次想到这个规矩，我就觉得心寒。”

哥哥皱了皱眉，语气变得强硬起来：“婉清，你别这么激动。明天是年初二，根据习俗，是女儿回娘家的日子，记得在中午十二点之前赶回家哦。”

林婉清冷冷地看着他，淡淡地说：“明天我约好了去看朋友，中午怕是赶不回来了。再说了，你们都把我撵出来了，我还回去干嘛呢？”

哥哥的脸色一下子变得铁青，“婉清，你这是说的什么话？我们哪有撵你？这是规矩，大家都这么做的！”

“规矩？”林婉清的声音里带着嘲讽，“规矩就是让出嫁的女儿在除夕夜住酒店？规矩就是让亲妹妹觉得自己像个外人？”

哥哥一时语塞，房间里陷入了尴尬的沉默。艾米莉和小雨停止了聊天，紧张地看着两人。

四、艾米莉的决定

晚上，艾米莉悄悄对林婉清说：“妈，我想和舅舅谈谈。”

林婉清有些惊讶，“你要谈什么？”

“我想告诉他，这些习俗对女性不公平。”艾米莉的眼神坚定，“我是 ABC，但我也是中国人。我觉得，有些传统需要改变。”

林婉清看着女儿，心里涌起一股暖流。她点点头，“好，你去吧。”

艾米莉敲开了舅舅的房门。林建国有些意外，“艾米莉，有事吗？”

“舅舅，我想和您聊聊。”艾米莉坐下来，语气平静但坚定，“我知道，除夕夜不让出嫁的女儿在家住是传统。但您有没有想过，这种传统对女性不公平？”

林建国愣了一下，“这是老祖宗传下来的规矩，咱们得遵守。”

“可是，规矩是人定的，也可以改啊。”艾米莉说，“我妈是您的亲妹妹，她 20 年没回家过年了。您难道不想和她多待一会儿吗？”

林建国沉默了。他低下头，似乎在思考。

“舅舅，亲情比规矩更重要。”艾米莉轻声说，“如果我们连亲情都要被规矩束缚，那这些规矩还有什么意义？”

五、觉醒

第二天，林建国来到酒店，对林婉清说：“婉清，昨晚艾米莉和我聊了很久。我想了想，她说得对。亲情比规矩更重要。明年，你和艾米莉回家过年吧，咱们一起守岁。”

林婉清的眼眶湿润了。她点点头，心里涌起一股从未有过的力量。

她知道，这不是她一个人的觉醒，而是一个时代的觉醒。

尾声

离开曲阜的那天，林婉清站在机场的候机厅，望着窗外的天空。艾米莉拉着她的手，轻声问：“妈，你觉得舅舅会改变吗？”

林婉清笑了笑，“会的。因为有你这样的年轻人，这个世界才会变得更好。”

飞机起飞的那一刻，林婉清闭上眼睛，心里默默地说：“明年，我们回家过年。”

布里斯班的布洛姆街

——第三章 电话粥

■游 泯

找谁呢？

点开微信之后，格蕾丝开始上下滑着。这种忽然心血来潮又没有具体任务的聊天，最麻烦的就是不知道该找谁当这个输出对象。

黛西——没错，就她了。黛西是格蕾丝夫妇刚登陆澳洲时一起合住的前舍友，她俩住在一起的那会儿关系一直不错，格蕾丝搬走之后二人也保持着联络。今天这些八卦找她聊最合适了。

有时格蕾丝也不得不承认，心电感应是存在的，过于小概率的事情只用“巧合”二字来解释，未免缺了点说服力。她点开黛西的微信，正要打字，却发现最上方一行字闪了起来——“对方正在输入……”

“在不？”一秒后弹出这两个字。

“在，在，在！”格蕾丝兴奋坏了，直接对着屏幕喊。这还打什么字！既然对方在线，还发出了呼叫，当然是立刻按下语音通话。

“Hi, Daisy。”

“喂，Grace……你在呀？”

“何止在呀，我刚拿起手机，正准备找你，然后就看见你消息发过来了！”

格蕾丝语气里带着的那股子兴奋劲，黛西在另一端立刻接收到，也跟着灿烂起来。

“真的吗！咱俩这又心电感应了！”

“必须的。”

如果我们仔细观察周围就会发现，情侣之间的对话往往会随着时间变淡，闺蜜之间的对话却总是能够浓情如初。也不知道姐妹们更塑料情，还是恋人们更塑料情。

“那你先说吧，有什么事？”

格蕾丝觉得自己这边故事有点长，就让黛西先开头，听听她的趣事——她经常有趣事。

“唉，就是想找你吐槽一下，你还记得我跟你说过的吧？你们搬走之后住进来的新舍友，那个妈宝男和……”

“记得记得，我们搬走以后他们母子俩住进我们卧室。你说过的，他妈还给他洗脸的那个……”

“对对对，就是他。”

“我还记得那个男生叫 Calvin，是吧？”

“你记性挺好呀，对的，就叫 Calvin。”

“他妈还和他睡一张床？”

“这个你都记得！”黛西佩服格蕾丝记八卦的能力，因为她清楚记得格蕾丝背单词可完全没这个记忆力。

“唉，应该吧，我也没进去看过，但是主卧就一张大床，总不可能睡地上吧。”

“Oh my god！那你今天要吐槽啥事？”

格蕾丝随手抓起椅子上的靠垫抱在怀里，把下巴担在上面，竖起耳朵，准备慢慢煲这个电话粥，因为她知道今天又要听到这二位的喜剧联播了。

“昨天晚上他妈跑来找我，让我帮她翻译，我以为又是 Calvin 他们学校有什么东西她搞不定，结果是让我帮她写一个吊牌。”

“吊牌？什么吊牌？”

“就是要给她儿子公交卡的背面贴一张纸，上面写上如果这个孩子走失请和她联系。”

“What？走失？Calvin 不是都上大学了吗？”

“唉，是啊，就算没上大学，那也满18岁了，也不至于会走失啊。”

“Oh my god，那她让她儿子写不就行了，为什么找你？”

黛西长叹一口气说道：“那会儿，他的宝贝儿子已经睡了！”

隔着手机也能听出黛西叹的这口气里不但有怨气，还有股火气。

“况且，他儿子也有可能不情愿，正常人谁会愿意呀！”

格蕾丝笑笑说：“看来你觉得她儿子还算是正常人。”

“Calvin 其实还行，除了太听任老妈摆布，别的方面还算正常。不过他妈是看不得她儿子脸上有半点不情不愿的意思。有一次她儿子说是不要在长裤底下穿秋裤，这位阿姨郁闷得愣是一整天都没好好吃饭。”

“老天，咱们布里斯班最冷的天也有人穿短裤，能乖乖穿个长裤不错了。”格蕾丝也忍不住长叹一口气，“唉，还是男生，要被其他同学笑话死了。这以后怎么找女朋友呀？”

“翻译个东西，写个条子这种事情本是举手之劳，帮个忙也没什么，但是她这么搞我实在是……”黛西讲着讲着感觉无语。

“那她不是不懂英文吗？写联系方式有用吗？”

“肯定没用啊，所以我当时无奈也懒得和她解释，想着赶紧帮她写完那张卡片纸了事。没想到写完交给她，人家直接没经过我同意就立马把我的联系电话也上去了。”

“啊哈哈，你真让她写了？”格蕾丝听到这里忍不住大笑，虽然她也知道黛西是没心情和她一起笑的，但真的是——忍不住。

“她写都写了，我也不好意思说不让吧。她边写还边说，‘阿姨英文不好，还是留你的电话吧，万一真有啥事打给你，你就帮阿姨接一下……’巴拉巴拉地说了一大堆。还说什么，‘你人好，不像小伍不懂事，阿姨都不愿意找她帮忙……’她这话说的乍一看也没毛病，人还夸我呢，但是你明白我当时听着心里有多翻腾。唉，不当好人了，我以后当坏人去！”

“哈哈……哈哈。”

格蕾丝看热闹不嫌事大，笑得停不下来。

半晌，她缓过劲来，理理头绪问：“那有什么事儿吗？她为什么忽然想起这出？昨天她儿子迷路了？”笑也笑够了，格蕾丝赶紧收了收自己那股子幸灾乐祸的劲儿——别把友谊的小船笑翻了。

“没有，就是昨晚 Calvin 回来晚了点儿，回来后说是累，就早早去睡了。本来我也不知道，晚上我一直都在卧室里上网，10 点多出来煮了包方便面，就看见她在客厅里一直坐立不安。果然没过几分钟就跑来找我了。”

从第一天黛西给她形容了这一对新舍友，格蕾丝始终都觉得不可思议。妈宝男这种生物偶尔也会遇到一个两个，但这位阿姨品种实属罕见，也难怪黛西把他们当成笑料来讲。

“算了，你也别郁闷，其实这事儿也就是想着膈应点。但是他儿子应该也不会走丢吧，所以多半也没

人会给你打电话。”她赶紧安慰闺蜜，并为她做理智分析。

“噯，有道理，其实 Calvin 没毛病，应该丢不了。”

“人不会丢，丢了公交卡倒是有可能。那他妈给他搞得护身符可就没了，哈哈。”格蕾丝趁机打趣，逗黛西开心。

“哈哈哈哈哈……对呀！”黛西也笑起来，“她没想过公交卡丢了儿子就危险了。”

“他儿子才不危险呢，你危险了。”

“我为啥危险？”黛西反应不过来。

格蕾丝立刻补充道：“因为公交卡背面有你电话呀，万一谁捡到，那你的电话号码就一起被人拿到了呀。”

“哇，拜托是个帅哥，我好想脱单呀。”

“啊哈哈哈哈哈。”

这下把格蕾丝笑得坐不住溜了下去，躺在床上。

没想到黛西的思路这么跳跃，连这都能扯到脱单，单身女生真可爱。

坐久了本就有点累，既然躺了，她索性就躺着聊：

“那你到时候还得感谢她呢！”

“哈哈，要真是能遇见帅哥就好了，那她的一切奇葩行为我就都不计较了。”黛西傻笑着，“话说回来，这个阿姨至少平时生活上还多少关照一下我们。她再怎么奇葩也好过 Kate。”

“哦哦，那是，全布里斯班找不出几个能跟 Kate 比的。”说到这个人格蕾丝立刻点头如捣蒜，也不顾头发在床单上蹭的乱糟糟。

“是呀，Kate 当年闹腾死咱们了。自从她搬走以后我觉得生活开心多了，之后不管遇到什么奇葩的人我都能忍了。”黛西又给妈宝男找到了台阶下。

说到此处，格蕾丝恰好无缝衔接到自己要聊的话题：“对了，说到这个，我今天找你聊天就是想跟你说说我这边的情况。估计过一阵子我可能也要有新舍友了。”

咖啡的故事

■金辉

1.

此时，张双节和一群男男女女蹲在新华路派出所的大厅里。他以往的每次探险都不是很走运，但这次被抓进派出所，却是出乎意料的，尤其他今晚确实没打算做任何坏事儿。

“睡着啦！到你了！”警察一声喝斥。

“啊啊，对不起，我叫张帅杰，15岁，住在法华街675号，法华中学初三学生。”

是的，张帅杰才是他的真名。前个暑假，他迷上双节棍，从地摊买了一套，在公园里噼里啪啦猛练，结果把自己抽个半死，身上脸上留下道道伤痕。于是张双节这个绰号便叫开了。

张双节今晚只是和王大威来看录像的。怎么进的派出所，缘由离奇得不知该从何说起。

法华街到外滩，正好是公交车终点站到终点站的距离。有人调侃说这是“三风年”的距离，现代化的风从外滩吹到法华街，大约需要三年的时间。彼时的浦东一片荒凉，从外滩的高楼往西，经人民广场，静安寺，中山公园，城市的海拔一路下降。到了法华街，就基本是一层的平房了。所以，那栋四层的居民楼显得鹤立鸡群，它和法华中学一墙之隔。围墙和它的二楼等高，操场上的旗杆刚好够到它的四楼。

对，就是那个四楼，确切地说，就是那个 401 室的阳台。如果不下雨，那里常会晾出一些性感的内衣裤和小花裙。401 的主人一定是喜欢茉莉的，要不几乎每一件小衣物上都盛开着茉莉呢？这让相邻的阳台们看起来格外的朴素和卑微：宽大纯色的内裤和胸罩耷拉着，轻风吹过，有气无力地回应一下。而 401 室的晾衣杆上，却是欢快地迎风招展。

围墙外，男人从楼下走过，很自然地伸个懒腰，很自然地转转脖子，顺势很自然地瞟上 401 室的阳台几眼。女人从楼下走过，很自然地说着，“你看，这家好像没有男人，晾的都是女人衣服。”“你不知道？这是木尺厂李厂长家呀，年初严打进去的，法

院公告上不是有他名字嘛！”“我也听说了，好像夫妻两个都进去了。”“哦？那阳台上是谁的东西呀。”

围墙内，学校的操场上，张双节站在早操的最后一排。这半年，他突然长高了很多，怎么看都像个高中生了。此时的他完全没听主席台上校长的晨训，他正陶醉在一阵阵的香薰里。

每天这个时候，东边三百米外的上海咖啡厂早班工人开始烘培咖啡。很幸运，今天又是偏东风。于是他一次次地深呼吸，不仅是吸着空气里的一杯杯咖啡，更是努力地辨别寻找着风中茉莉花香的线索。风从咖啡厂吹来，在翻越围墙前，必须经过 401 室的阳台，经过那些新鲜时髦的小衣物。风有意无意地会把这些衣物上散发出来的气味吹进操场。

张双节闻到的茉莉花香很可能就是洗衣粉的味道。他对我们的这种推测不屑一顾，他说他在报纸上读到过，国外高级的咖啡除了咖啡豆自身的香味，还会有不同的花香。而他没告诉别人的，是他好几次在梦里闻到过茉莉花香的咖啡。

这样的梦是从年初开始的，虽然梦醒时常常觉得瘫软无力，但每次来到这个相同的梦境，他都脸颊发

热，兴奋无比。穿花裙的女孩，昏暗的咖啡厅，他想走过去，脚却沉重得不能移动。女孩从黑暗深处向他走来，他看到花裙上盛开的茉莉，在微弱的荧光灯映射下，居然白得耀眼。白光漫开，渐渐包裹了她的全身。她手里端着一个小小的咖啡杯，娇滴滴地说：“小阿哥，你是来找我的吗？”他的面前满是咖啡和茉莉的清香。他接过她递来的咖啡，她挽起他的胳膊往黑暗深处走。他浑浑噩噩，顺从地跟着她，脚下突然绊到什么东西，杯里的咖啡一下子洒到了裤子上。慌乱间，女孩忽然不见了，昏暗的房间也不见了。他发现自己正躺在床上，原来又是那个梦。他用手摸了摸，裤子真的被打湿了。他再次闭上眼睛，努力想回到梦里，但从未成功过一次。

“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操场上高音喇叭一下子让张双节的注意力回到了学校。国旗缓缓上升，高过了围墙，高过了教学楼，最后停在了杆顶。那是四楼的高度。旗杆上国旗被吹起层层波浪，背后不远处晾衣杆上花裙和内衣裤欢快地舞动着。风也吹皱了校长的眉头，他注视了一下国旗，或者说 401 的阳台，叹了一口气，便催促各班赶紧回教学楼上课。

2.

“什么？初三？”警察打量了一下张双节，让助理去户籍档案室核实。“听好了，编故事是没用的，你说你，一个学生，晚上来工人文化宫咖啡厅，打算干嘛？”

“我是在三楼看录像的，后来机器坏了，我才下楼去的厕所，我没打算进咖啡厅。真的，我可以保证说的是实话。而且，你们冲进来，啊不，你们走进来检查的时候，我一口咖啡都没喝呢。你看，都洒在裤子上了。”

“不要滑头！那么她是谁！你认识吗？”警察指着蹲在旁边的女子。

“认识。”

“你们什么关系？”

“不知道。”

警察啪地拍了一下桌子，“你继续蹲着，不老实交代，今晚就别回去了！”

十月中旬，为配合延安路拓宽工程，沿街的企业陆续向城市外延搬迁。咖啡厂的烘焙车间和乐口福车间相继停产。

偏东风还在吹，晾衣杆上的小彩裙依旧飘扬。但是打那儿以后，张双节再也没有做到那样的梦。他很懊恼，把这归罪于空气中很久没有熟悉的咖啡味道了。他急切地需要这样的味道，不，他急切地需要那个梦。

他尝试每晚睡前喝块咖啡，认为这是做梦的前戏。说“块”，因为附近商店卖的咖啡是一小块一小块板蓝根似的包糖咖啡茶。除了充足的糖分，咖啡茶既没有咖啡味，也没有咖啡因。并不意外，他没有成功。这使他想做梦的愿望更加迫切。就在他准备放弃的时候，一则电视广告引起了他的注意。片中，一对男女穿着宽松的毛衣，端起一小杯咖啡，柔柔地说：“雀巢咖啡，味道好极了。”张双节惊奇地发现，这就是梦里的她端着的那个杯子！

他节衣缩食，省下一个月的零用钱，走了五站路，从徐家汇买回一瓶速溶颗粒咖啡。玻璃瓶好大，装满了咖啡。当晚，他迫不及待地打开封口，闻了又闻。嗯！很接近操场上曾经闻到的香气了。他拿来杯子，往里面放了三勺咖啡，估算着接近咖啡茶的体积。突然又觉得好贵，想挖回一勺，但为时已晚。咖啡颗粒已经吸满了杯中的潮气，神奇地溶化了。张双节不禁感叹，妈的，外国货就是不一样。

那杯咖啡的苦，是始料未及的，喝起来一点都不觉得有闻起来那么舒服。“味道好极了”是假的，咖啡因却是真的。那一夜，张双节直挺挺地躺在床上，丝毫没有睡意。他记得自己是天微亮时睡过去的，没有梦。

不知不觉又过了几个月，他知道，那个梦再也不会来了。

3.

“还有谁是和你一起的！”警察继续追问。

“王大威。”

“是哪一个？”

“他不在这里。”

“他逃跑了？”

“不，他没在咖啡厅，他在录像厅。”

“你们一起来文化宫，他在录像厅，你在咖啡厅？”

“嗯，是。”

警察一时语塞。

如果今晚文化宫录像厅不放映李小龙的片子，如果王大威不约他去看录像，那么今晚该是平平安安度过的。张双节心里暗暗后悔没忍住诱惑，跟他来了文化宫，才惹来现在这么大的麻烦。下午他曾犹豫过，自己不是工人，也没啥文化，怎么可以去工人文化宫呢？这不，果然出事了。

他俩是七点半来到的沪西工人文化宫。路灯勉强照亮里面的小道。灯光所及之处，人影稀疏。倒是路边幽黑的树丛里，藏着一对对工人情侣，窸窸窣窣地过着文化生活。张双节心里莫名地兴奋，他已经好久没有这种感觉了，他好想钻到树丛里，看看他们在做些什么。“你怎么走那么慢，快迟到了。”王大威不耐烦地催促他。

录像厅在文化宫的 2 号楼，入口很窄，门框上的霓虹灯管循环跳动着“录像厅，游戏厅，咖啡厅”。在城市很多的角落，这三个厅级单位往往是联合办公的。录像厅在三楼，电梯一直卡在四楼不肯下来。他们没耐性再等，一路小跑上楼。路过二楼的咖啡厅门口时，张双节不由自主地用鼻子深深吸了一口气。

录像非常精彩，李小龙的一招一式，张双节在公园里都模仿过，身上也留下了不少记号。但每次看李小龙的电影，他还是会有重新练习双节棍的冲动。也许是录像机太过疲劳，播放到 50 分钟处，居然卡带了。工作人员在一片嘘声中自信地告诉大家，这是老毛病了，会很快恢复播放。

“走，去放水。”

“我不想动，沙发坐着蛮舒服。”王大威懒懒地拒绝了撒尿的邀请。

厕所在二楼，张双节撒了一泡超级长的尿，他似乎很享受厕所的时光，隔着墙，他可以听到咖啡厅里的爵士乐。如果不是惦记着楼上的录像，他并不愿意马上离开。

走出厕所，正要上楼，一个纤瘦的身影从眼前一闪，进了咖啡厅。短短一瞬，他看不清她的脸，但他认得那条在操场上，在梦里见过无数次的花裙和上面盛开的茉莉花。人影闪得太快，一秒之后，她带起的气流才追到门口。他抿嘴深深地吸了这股风，熟练地辨别寻找着风中茉莉花香的线索。是她！他太熟悉这香味了。

“先生一个人啊？”眼前冷不丁冒出一个穿旗袍的女人。

他发现自己已经走进了咖啡厅，黑暗很好地掩护了他的年龄。“嗯，一个人。”他用粗粗的声音回答。

“去里面坐，看你是新面孔，我们这里服务你都知道吧？”她做出邀请的手势。

他的心噗噗乱跳，耳边响起顾城的诗：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我却用它寻找光明。他眼睛稍微适应了一下里面昏暗的环境，却没有往里走。不是怕黑，而是兜里只有一毛钱回家的车费。

三秒的沉默，让双方都觉得尴尬。终于，他打破了僵局：“请问，刚刚进去一个穿花裙的小姑娘，她是这里的服务员？”

“你认识她？”

“嗯，她住法华街。”

“小莉，来招呼客人。”旗袍女走到黑暗深处，对那里轻轻说了一句。

张双节一下懵了，他没料到旗袍女会去把小花裙叫过来。他打算转身离开，去看他的李小龙，可是腿却迟迟没有移动。他看到一个女孩从黑暗深处向他走来，他看到花裙上盛开的茉莉，在微弱的荧光灯

映射下，居然白得耀眼。白光漫开，渐渐包裹了她的全身。她手里端着一个小小的咖啡杯，娇滴滴地说：“小阿哥，你是来找我的吗？”他的面前满是咖啡和茉莉的清香。他接过她递来的咖啡，她挽起他的胳膊往黑暗深处走。他浑浑噩噩，顺从地跟着。突然楼梯传来巨大而杂乱的脚步声，还没等他转身，十来个警察已经冲进咖啡厅。”蹲下！”，“双手抱头蹲下！”，“警察！都不要动！”张双节吓得手一松，杯子里的咖啡全洒在裤子上，打湿一片。

咖啡厅里灯光亮了起来，十几个男男女女蹲在座位旁，一只手抱头，另一只手整理着胸罩或者裤腰。张双节什么都不用整理，但他却是最狼狈的，他的裤子湿了一大片。小花裙蹲在他身边，他的余光看到四五朵茉莉花在不停地颤抖。他从前的梦都以打湿裤子告终，从没有梦到过续集。看趋势，这个春梦正在向噩梦发展。

“赵队，档案查了，张帅杰是法华中学的学生，裤子上的液体也查过了，只检到咖啡的成分。”助理递过几张材料。

警察掐灭手里的烟：“张帅杰，你可以走了。”

“噢噢，好的。”张双节吃力地站起来，面无表情地向门口走去。突然，他回过头，想看看小花裙到底

长什么样。小花裙蹲着，深埋着头，长发低垂，遮住了脸庞，也遮住了膝盖。

“怎么？想住在派出所吗！”

“不，不，我走。”张双节踉踉跄跄地加快脚步走出了大门，天上飘起了毛毛细雨。

随后好几天，雨没有片刻停歇，所有的阳台冷冷清清。

一天清晨，法华街迎来了久违的阳光，居民们迫不及待地晾出洗了很久的衣物，各家的阳台又热闹起来。围墙外，男人从楼下走过，很自然地伸个懒腰，很自然地转转脖子，顺势很自然地瞟上 401 室的阳台几眼。那里，空空荡荡。女人从楼下走过，很自然地说着，“我上礼拜看到楼下停了警车，401 肯定吃官司了。”“我怎么听说是 401 把房子卖了，搬到乡下去了？”

4.

“……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前进，前进进。”

围墙内，学校的操场上，张双节站在高三队列的倒数第四排，看着国旗缓缓升到杆顶。这三年，班里好多同学身高都超过了他，就像那栋四层居民楼周围突然拔地而起了好几幢高楼。无论吹什么风，操场上都可以闻到咖啡的香味，那是法华街上新开的几家咖啡连锁店。张双节还是会习惯性地抿嘴深深吸气，他似乎在寻找空气中消失的那一缕茉莉花香。

The background of the page features a traditional Chinese ink wash painting style illustration. On the left side, there are bamboo stalks with several dark green leaves. Below the bamboo, there are horizontal, wavy lines representing water. The entire background has a light beige or cream color with a subtle, repeating pattern of small, stylized floral or cloud motifs.

散文

唐山福

■练美嘉

从小就听老人们说：南洋钱，唐山福。长大后，旅行在闽南多地，方体会了这句话的深深含义。

在福建的惠安，晋江，泉州，漳州，同安，集美，厦门，鼓浪屿等等地方人们都可以看到一些中外结合样式的楼房：平屋或楼高三或两层，红屋顶，绿色的百叶窗，前大厅边各有一大房，大厅摆着八仙桌椅，供奉观音，关公等菩萨，后厅边上各有一小房，花砖地，宽大的外走廊，厕所建在楼下后院。此房屋花园外的铁门通常紧闭，过路游客们会好奇里面住着什么人？

里面常住的一般不是屋主（屋主在南洋奋斗），而是侨眷，收养的子女，亲人，亲戚，甚至帮工。

而且不仅是楼房属于他们建造，村里的道路，桥梁，盐场，医院，教堂，学校也有许多出自他们之手的捐赠。甚至将地瓜藤编在草帽里将救命的地瓜栽种技术引进到贫瘠的闽南大地。帮助孙中山革

命，抗日，救灾捐款，他们从不落后人家。他们有一个响亮和令人尊敬的名字这就是——华侨。

在百年前，中国内忧外患，天灾人祸，地方宗室械斗血腥，大批民不聊生的青壮年，卖掉自己，乘坐木质大船，投奔南洋荒芜之地，有些人半路已经病逝，有些人苦苦挣扎到目的地，接着开垦种植，带去祖传的农业技术，勤俭节约，创造当地的繁荣，也繁荣自己。他们开始立足后就想到亲人，家乡，他们几块几块钱省着源源不断从侨批寄回来。而后一趟回来探亲之路，和去时一样漫长。遇到台风船不开，耽搁十天半个月常有。一到家，或许会被先请到别人家，因为他苦苦思念的亲人长辈已经过世，先到别人家，慢慢告诉他，可以缓冲一下。接着村人、族人、亲人们纷纷提鸡蛋，鸡来给归来人接风，名曰“脱草鞋”。归来人，礼物大包小包都有，她们已经准备数年了！最不济的也有长鼻子金针（穿线的洞比较大）和团线回赠。经济状况好的，回来探视几次，差的根本没法回来的也很多。想回来叶落归根的人少了又少。他们造福家人，亲人，族人，社区，国家。南洋钱，唐山福呀！

百多年过去了，含辛茹苦的第一代华人将他们的品质，美德传给了孩子。华侨二代、三代、四代甚至五代，都在海外牢牢扎根。此时的中国已经强大了，改革开放后，中国将唐山的福气送往了海外。

舞狮舞龙的龙狮被换上了崭新的衣装，五颜六色的烟炮被运往各个港口。几乎什么货物都是中国制造，物美价廉。

中文教学网络视频，微信，抖音，电视中文频道接收盒随手都可以买到，接收到。孔子学院，优秀教学人才，源源来自唐山。飞机、轮船、畅通无阻。乡愁不再成为诗歌。唐山投资，它国福，已经在一些国家地区彰显了。

在澳洲昆省布市，福建同乡会的每次聚会里，来自福建的老乡们，谈论着给早期来的华侨先人，树碑立传，捐款给讲员到学校上华人为澳洲作出的贡献的课。谈论着中文学校，针灸，中药。谈论着农业：蘑菇，姜、蒜。谈论工业：钢材、煤炭。谈论着贸易：红酒，小麦，空调，汽车等等产品如何引进来或引出去。

摆在长桌上的是贵州茅台酒，金门高粱酒；摆在桌上的是炒年糕，炒米粉；摆在桌上的是烤小猪，烤鸭；摆在桌上的是炸韭菜盒子，炸油条；摆在桌上的是用闽南语称呼的（奶机）荔枝，它从闽南到了台湾又到了这里。这些都是引进来的。唐山来的福气已经溢满小小的同乡会馆。这些平台上的东西已经扩散到了澳洲，并由澳洲千百万移民扩散到了他们的原居国。

在福建同乡会，在台湾同乡会，在客家同乡会在各地同乡会的乡亲们，他们都在思考都在工作，如何将猪皮制作成零食，如何将豆干不仅打入当地超市也制作成零食，如何将台湾制作的菠萝饼技术结合澳洲盛产的大菠萝制造成澳式菠萝饼已经都是他们的拿手好戏。但蘑菇场老板唐佳威另辟蹊径他已经和大学联手将甘蔗渣研究成种菇养菇的原料。农场老板聂陶锦也和大学合作研究了火龙果质量评定标准，还研究了棚栽姜怎么使用以色列点灌等农业技术（姜因为每年需要移栽，并容易感染病虫害，人工昂贵）来降低成本。华人老板们结合澳洲强大的学院研究优势，走科技农业的道路，并初步成功，首先造福了澳洲人民的“菜篮子”。然后他们有着和中国剪不断血缘，有着中国广阔的资源背

景，他们准备进军中国发展，滚大雪球，让成功指日可待。

有着古老中国种植，养殖基因的福建人，也已经看到澳大利亚许许多多世界级别大滩涂，他们曾考虑如何能紧扣福建的著名养殖虾场，海蛎基地，紫菜，海带基地将福建的技术，福建的经验，福建的人才引进在澳洲滩涂发展，来自台湾的小罗，不再拘泥经营日本的寿司店，面店，他养虾基地已经日渐成功，并为澳洲本土学生上课。来自福建的渔家，虽然蚝失败，但宽阔澳洲海域是他们的梦，有梦就有实现的一天。到时，儿时我们尝过的小海鲜：蚝，沙虫，沙蛤蜊，淡菜，小螃蟹，蛭等等都会新鲜大量丰富的上我们的餐桌，让我们的胃舒心一点。如果成功，世界就会多了很多海粮。福建来的中华的福气，将会造福天下各国的人民。我由衷希望着。

革命的洗礼

■王家乐

"革命了……你知道?"阿Q说得很含糊。

--引自鲁迅《阿Q正传》

真的革命了，而且是一场文化大革命。

中学停了课，班上一些同学臂上多了块红红的袖章，听说这些人在学校弄了个叫"红卫兵"的组织，其成员都是些工农、干部子弟，标准行头是一身草绿色军装，腰系一条阔皮带，胸佩一枚领袖像章，手执二本叫毛主席语录的红宝书。



从此，校园里糊满了大字报，白纸黑字的写着什么"砸烂某某的狗头""某某某永世不得翻身""某某某不投降就叫他灭亡"，教师从大字报栏下走过，个个面色凝重。学校礼堂也没完没了的开起了各种各样的誓师会、批斗会'本来口若悬河一对学生颐指气使的

校长，这会儿却在台上脖子上挂了个牌子，低声下气、哼哼哈哈、唯唯诺诺起来。

校的广播喇叭整天高分贝地播着《东方红》、《大海航行靠舵手》，还有什么“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革命无罪，造反有理”，再后来还有什么称之为“血统论”的“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的儿子会打洞，黑五类子弟滚！滚！滚！”。自忖虽不知自己是不是属于黑五类子弟，红五类是绝对挨不上的，于是便灰溜溜起来。

红卫兵在学校闹了一阵，又闹上了街头。一些老字号商店的店匾被摘下，当街焚烧，街上路牌也被摘下，重新改名，名曰“破四旧，立新风”。我想，把这千百条路名都改个遍，也着实不容易，这些红卫兵也太有才了，后来仔细端详，翻来覆去，无非是什么：反帝、反修、韶山、延安之类。

后来这把火烧向图书馆，把什么封、资、修的图书、名人字画通通付之一炬。一些胆大妄为的，也不怕担个灭佛的罪名，跑去庙宇、道观、教堂，砸了泥胎佛陀，封了千年古刹，逼着一干和尚老尼返乡还俗。等而下之的，在街上干些剪剪裤脚管、砸

砸尖头鞋、撕撕花裙子的勾当，名曰“破除奇装异服”。

这样一番折腾，还觉得不过瘾，为了把这场破旧立新的运动引向深入，把社会角角落落都打扫干净，于是兴起了“抄家”之风。按旧制，只有犯了重罪，才有杀头抄家，如今却成了家常便饭，稀松平常起来。

我家居之处，被称作新式里弄房，有别于上海滩老式的石库门，高高的围墙，围住了几排排屋，最后一排原称“汽车间”，下层停车，上层住司机。当初这里的屋主不少是以车代步，虽不算是藏龙卧虎，但也并非是等闲之辈，有某某金笔厂老板、某某肥皂厂老板、某某橡胶厂老板，还有在乡间广置田产的土豪，也有在沪港间经商的大贾等等。以后风云变幻，慢慢变得鱼龙混杂起来，我家则是厕身其中的一条小鱼。

按当时的政治标准，这种地方可谓是“庙小妖风大，池浅王八多”。终于一天晚上，被一阵咚咚的捶门声惊醒，响声在这夜深人静之际，显得格外惊心动魄，披衣溜出去一看，在家门口围着一群人，第二天邻里就传开，那户人家昨晚被抄了家。

这抄家就像当年打土豪分田地一样，平时高楼深院，门禁森严，只能在院外远远看上一眼，如今可以以革命的名义，堂而皇之的登堂入室，来个翻箱倒柜，既可以窥人隐私，过把眼瘾，又可以趁机鼓捣些什么金银首饰、名人字画、珍品古董之类的浮财。于是一个个打着什么造反队、战斗队、红卫兵团旗号的组织争先恐后，纷至沓来，把个里弄挨家挨户抄了个遍，有的人家前脚刚走了一批红卫兵，后脚又来了一拨造反队。而且抄家的时机大都选在半夜，这和那些月风高、打家劫舍之徒，作奸犯科的时机选择如此相似，想来，可能是有一种相同的潜意识在作祟，于是夜晚敲门的咚咚声此起彼伏，不绝于耳。

终于有一天，敲门声在我家响起，原来是父亲工厂的造反队终于不甘寂寞，打上门来，于是我家被翻了个底朝天。造反队终于在伟大领袖画像后面发现了作衬底的祖母的照片，明一张，暗一张，两人共享一个相框，这是对领袖的不恭。家中收藏又舍不得丢弃的一些山水花鸟画也被翻腾了出来，坐实了窝藏封、资、修文化的罪名。最后，围绕着半桶煤油又伤了半天脑筋，父亲说是用作煤油炉烧饭煮菜的，而造反队则一口咬定是用来杀人放火的。

这一轮抄家无疑是宣告我们被归入异类，是革命的对象，里弄里一批伙伴既无书可读，又无命可革，于是便在社会上逍遥起来。闲着无事，于是拿着几枚领袖像章相互交换，开始三五成群，以后日渐成市。昨天拿小头像换大头像，今天用“韶山”换“井冈山”，明天再准备把新版的换老旧的，慢慢的，各式像章琳琅满目的装了几盒子。

再有空闲，就约几个伙伴跳上一辆公交车，从兜里掏出个口琴，在车上吹些当令的红歌，名曰宣传队随车进行宣传，有时居然还博得乘客几声叫好。我们小小年纪都知道，凡是打着革命的旗号都有大大的好处，至少这五分、一角的车费是不用付了，就这样免费在上海滩闲逛起来。

红卫兵在当地折腾够了，开始了全国大串联，到处煽风点火，革命已成燎原之势。红卫兵最后朝圣一般涌向天安门，伟大领袖一身戎装，戴着红卫兵袖章，在一片“万岁”声中高呼“你们要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小将得了帅令，运动变得更加如火如荼。上海滩的一些高官名流一个个被戴上高帽，挂上牌子，低下

头，双臂往后拉开成飞机状，批斗、游街、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后来斗红了眼的造反派争宠、争嫡、争正统，相互之间也争斗起来。坊间传出，以运动员为主体的上体司，平时仗着有几分蛮力，在社会上趾高气扬，不知为何与运输工人组成的造反派争斗，结果铩羽而归。还有什么工总司踏平了上柴联司，这场轰动上海滩的武斗，据说是王洪文的小兄弟陈阿大坐镇指挥的。有从江西逃来的亲戚告之，当地两派动刀动枪，街上经常枪声大作，小道消息传说广西某地武斗后，河上漂满浮尸，这场运动至此有了浓浓的血腥味。

里弄里一些黑五类居民在居委会监督下，每日清晨先在领袖画像前低头认罪，在例行的训话后，拿起扫把扫起大街来，这叫劳动改造。里弄里有家中雇有女佣的资本家，被造反派揪出来批斗，说是资产阶级继续骑在劳动人民头上作威作福，这叫触及灵魂。以后有邻居从楼上跳



下，当场丧命，听说死的是一位远洋轮的船长，这叫畏罪自杀。

街坊邻居开始谨言慎行起来，生怕祸从口出，一言不慎，被人检举揭发。父母神色也日渐凝重，说现在世道很乱，叫我们没事不要到处乱跑。

父亲生性胆小，学徒出身的他，凭着勤奋自学，居然在一家化工厂谋了个账房的差事，也深得从美国海归老板的器重，每每委以重任，在人们眼里俨然成了资方代理人。人们说父亲弹得一手好琴，我只看到母亲当幼儿教师那年，父亲教母亲弹钢琴，弹得好不好，当时年幼无可置评。父亲写得一手好字，这是确然，字体圆润内敛，中规中矩，实在比我高明很多，不像我笔走偏锋，锋芒毕露。所谓字如其人，看其字体，就知是个谨小慎微的人，从不与政治发生任何瓜葛，凭此侥幸躲过了什么三反、五反、反右、四清等政治运动。

你不去招惹政治，并不意味着政治不来找你，工厂造反派在“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这一最高指示的激励下，凭着掘地三尺，也要把潜藏的阶级敌人挖出来的决心，对厂里的三教九流挨个梳理了几遍，终于大有斩获。有人招供，在解放初期，

厂里的一些前朝的遗老遗少，某日凑在一起，对改朝换代心有戚戚焉。就像阿 Q 久居乡下，看不惯城里人把长凳称为条凳，煎鱼用葱花一样。于是，无聊中有好事者拿纸几经折叠，让人剪上一刀，类似民间剪窗花一样，在厂里当差的父亲阴差阳错、鬼使神差也凑热闹去剪了一刀，剪完展开一看，却是一句对领袖大不敬的话语。

这事若发生在现代社会，公民冷嘲几句奥巴马，热讽几声普京，也是稀松平常的事，而这在文化大革命中却是大是大非、惊天动地的大事。有人上茅房，用报纸擦了屁股，碰巧报纸上有伟大领袖的字样（当时报纸哪一张没那几个字），就被抓了个现行反革命。有人随口一句“我家的猫死了”，也被批斗，猫毛同音，说是含沙射影，恶毒攻击伟大领袖。由此想起，古时文人对当朝或前朝皇帝的姓氏、名号讳莫如深，怕惹来杀身之祸，看来实在是大有讲究，很有道理的。



一件尘封多年的小事沉渣泛起，虽不是现行，但历史反革命的罪名是跑不了了，父亲担心的事终于发生了，这罪责已远远超出父亲心理承受能力。

那晚父亲没回家，半夜又响起摄人心魄的敲门声，造反队来人告知，父亲从审查中出走，不知去向。我们全家都慌了神，我立即披衣外出，去寻找我父亲。我在街头漫无目的地走着，辨认着每一路人，想在茫茫人海中意外地发现我父亲。

走着、走着，不知不觉中已西东向贯穿上海滩，踏上了黄浦江长堤。江水拍岸。涛声呜咽，天下着小雨，雨水打湿了我的衣服、头发、脸颊。十一月的上海，天气阴冷阴冷，冷得心里直发颤，那天是我的生日，我无助的向老天祈求，给我一份最珍贵的生日礼物-找回我的父亲。可能对我这样的小人物，老天实在是不屑一顾；或者老天对人世间的悲欢离合、生离死别见得太多，变得麻木不仁起来。“父亲，你在哪里啊！”我呼天天不应，唤地地不灵，这时父亲已学了当年屈子，在这隔堤的江中载沉载浮了。

我在江堤上失魂落魄，踉跄而行，脸上湿漉漉的不知是雨水还是泪水，冥冥中我似乎在与父亲作最后

的诀别，我走着、走着，我送了一程、又送了一程……

天雨如泣，江涛似咽，江边“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大红标语，经雨水浇淋，更显得殷红似血。

“革命革命，……你们要革得我们怎么样呢？”老尼姑两眼通红的说。

--引自鲁迅《阿 Q 正传》

时年一九六八，文化大革命才刚刚开了个头。



一封写给喵星的信（思念死皮）

■花田君

亲爱的死皮：

你好，你应该已经抵达喵星了吗？怎么样，一切都安好吗？喵星到底是怎样的存在，真的充满了数不胜数的你最爱吃的鸡肉罐头，有着俯拾皆是的你最爱的小融毛球，更有着前期八怪的猫爬柱任你驰骋跳跃？在喵星球，应该再也没有病痛，更加没有该死的尿闭，根本没有年龄和衰老的困扰，可以无忧无虑的生活和喵叫。那真的是你的天堂啊，我希望你真的来到了传说中的童话世界，那个真正属于你的快乐的故乡。

死皮，我和我的爷爷奶奶，真的好想你啊，你就这样突然的离开了我们，去抵达了你幸福的天国，却把思念的沉痛的地狱留给我们。这真的是撕心裂肺的痛苦，回忆如决堤的洪水，无时无刻充斥着我们的头脑，眼眶无法承载泪水的重量，长时间扑簌簌的流下，直至不受控的嚎啕大哭。死皮啊，我知道，你一定不希望看到我们的哭泣与悲痛，但是这就是爱的代价，对你有多么深沉的爱，此时就

有多么深沉的痛。因为，你已经完全充斥着我们的生活，13年了，你就像生活里炊烟，让我们每日都沉浸其中，又怎能轻易释怀呢？

死皮，我真的很懊悔，为什么去年年底发烧之后，带你去兽医做检查，没有给你做B超。也许我觉得你的陪伴是理所当然，或者觉得你登高爬梯，宛若处子，怎么会有什么老年病症？直到你去世前的三天，你依然可以跳上三尺高桌，然后从厨房台上跳到一米开外的圆桌上，这样的体格，别说是13岁的老猫，就算是3岁的健儿也难以完成的，我对你的健康抱着过度的自信，以至于忽视了潜藏在你体内该死的病魔。直到周日发病，迅速恶化，两日内就夺走了你的性命。我真该死啊，死皮，你会不会特别的恨我？当你在临死前一天，仍然可以走动，对着我们喵喵长叫的时候，是不是在向我们无力的求助，还是对我们对你忽视病情，死马当活马医的用错药的咒骂？死皮，时间为何无法倒流，让我在这一生中永远沉浸在自责与悔恨之中。死皮，我的死皮啊，你为什么这么突然离开了我们？

死皮，从来对你非常严厉的爷爷，也是放声大哭，昨天早上买菜回家，他下意识的叫了声死皮，期待着你从楼上“咚咚咚”的，摇晃着你清脆的铃声飞扑而下，可是，从周四早上开始，再也没有你温

馨的回应，再也听不到你爽朗额度铃声。当我回家，再也看不到你在家门口的迎接，再也不能和你亲吻，再也等不到你在猫食碗前的催促，再也无法感知你为了争抢猫罐，在脚边焦急凌乱的盘桓，甚至跳上高桌与我们缠斗……总之，一切都已化作云烟，寂静，就像一把锋利的内刃，在我们的心上反复无情的切割，那带血的伤痕，一遍遍催生泪水与叹息。死皮，你真是骗吃骗喝骗感情的小混蛋，你就这样突如其来的走了，却让我们的思念绵绵无绝期。喵星球啊，到底在哪里，实在遥不可及的天上，还是在平行时空，还是就在我的周围，你正在看着我给你写信，或者你已经趴在我的腿上，只不过我无法感知你的重量？那么，你还能听到我的呼唤，感知我的思念吗？希望那真的不是骗小孩的童话。

死皮，最为鲜活的记忆，永远是我们的相遇和离别。记得和你相识在 underwood 的 RSPA（宠物救助中心），当时我刚刚买房，梦想着养两只猫。其实在网站上早就看到了你的照片，当时他们给你的名字叫 Roger，只不过我在网上没有看上你，看上了另外两只小猫，结果到了中心，他们告诉我那两只已经名花有主。而正当我悻悻然，在椅子上若有所思的时刻，唯独是你，从门的那一头跑了过

来，围着我的脚一阵狂嗅，似乎是我粗壮的腿毛吸引了你吧。然后你竟然跳上了我的大腿，对着我一声轻柔的呼唤，好像再说“我等你很久了”。我立刻觉得，咱们缘分深重，立刻拿起笔准备签字，而此时你故意调皮捣蛋，将桌上的笔筒碰撒在地，似乎在向我宣誓主权，并且得意洋洋的说“要伺候好老子，老子可不是好惹的”。从此，我们缘根深种，就这样，幸福满满的度过了13年。直到你在弥留之际，如此难受也撑到了出差的凌晨，聆听我抱着你虚弱的身体，哭诉着说出了对你的感恩和留恋，你并没有打扰我，而当我说完，你竟然虚弱的一声“喵呜”的长叹，你真的听懂了，你真的感受到了我悲怆的内心，你这一声长叹，是对我最后的安慰，一定再说“好好生活吧，没有我的日子，你一定要幸福啊，我也真的放不下你啊”。

死皮，你就是上帝派来的天使，陪伴我度过青春与壮年，看着我买房卖房、买车工作、当了老板事业起步，甚至看着我们处理了京城事务，就当我正式步入中年，今年很可能彻底完成人生夙愿的时候，你却突然撒手人寰。死皮，你陪我度过了移民后最为动荡和飘然的日子，而往后的余生却不再有你，没有了你的幸福，那总是缺憾与无奈啊。

死皮，我现在还是在纠结和回忆中度过，因为13年了，我几乎所有的生活都有你全程陪伴和参与，我总是在不停的想：我上一次开大吉普的时候，我上一次吃鱼香肉丝的时候，我上一次去出差的时候，我上一次发公众号的时候~~~无数的上一次，你都在我的生活中，而到现在呢，我只能说，第一次没有你开大吉普，第一次没有你吃鱼香肉丝，第一次没有你出差，第一次没有你发公众号~~~从有到无的蜕变，真的是把我在地上反复的摩擦与蹂躏，直到榨干我最后一滴泪水，把你深深的埋在记忆深处为止。对你的思念，把生活剪成你的模样。

家里任何关于猫咪的东西，几乎全都是拜你所赐。为了防止你在沙发和床下乱尿，无数的纸板和猫渣，已经将沙发和床下装扮成风雨不透的针笼，但是仍然无法杜绝你调皮捣蛋的性格，总是在不经意间在某处留下你的气息，你爷爷甚至气得对你大发雷霆，在家里追的你上天入地，围追堵截；无论是卖掉的旧家，还是现在的新家，纱门都留下大大小小的爪印，彰显着你年轻时候的霸气与威武，曾经多次对你的破坏恨之入骨，如今想来都是那样的温馨与留恋。你爷爷说了，真想再一次帮你擦洗你随地小便的尿渍，清理你那可以当生化武器的气

味。谁又能想到，你最后却死于尿闭的肾衰竭。死皮啊，过去的酸甜苦辣，都成了一串串凝练而璀璨的珍珠，我把他佩戴在心里，继续照亮我未来几十年的前路。

死皮，等日后给赖脸养老送终，我们真的不能再养猫咪了。一来不想再经历和目前一样的生离死别，更是不能让其他的猫咪来填补我对你思念的空虚。你真的是无可替代的，哪怕其他的猫咪再聪慧过人，再讨巧可爱，他们都不再是你，都无法替代你在我心中的位置。这是我对你最后的忠诚，人生能有几多十三年，倏然间，你已经陪我度过了我生命的 1/7，这段旅程因你而诙谐难忘，那么我会定期将我未来精彩纷呈的人生，写信给喵星同你分享，因为我真的相信，我思，故你在。

我不相信什么轮回转生，毕竟我是基督教徒，我坚信喵星只是天堂的某处花园。几十年后，当我跨入天国，你肯定和当初一样，是第一个守在门口等我回家的，到了那时，你一定继续摇着你灵动的尾巴，喵呜一声，兴奋的在我的脚边穿梭围绕，然后跳上天国的高桌，同我开心的用鼻尖亲吻。目前暂时的离别，正是未来我们团聚的序曲。

是啊，虽然此时的心情是破碎的，但是我愿意用我破碎的心，来换取这十三年来与你相守的灿烂

星光。在将来的日子里，我一定会幸福的生活，作一个如你般快乐的生灵。我的心里永远为你留着一个温暖的角落，那里的光永不熄灭，就像你在天国的喵星，一直坚定不移地等着我，无论时间过去多久，无论星辰如何流转，你都会在那片柔软的云朵上，义无反顾地朝我奔来，如同从前每一次，我回家的那一刻。

死皮，我的孩子，我的挚友，我的亲人，谢谢你一生的陪伴。

——2025 年 2 月 8 日晨于澳洲忘言草舍

一封来自喵星的信（死皮的回信）

■花田君

亲爱的爸爸：

你好啊，你们放心吧，我已经回到喵星啦。刚刚来到喵星安顿下来，天使长就把你写给我的信传给我了，偷偷告诉你们，喵星球是有人类翻译器的，当我用猫语看完了你的信，我也忍不住落下了泪水，你可知道哦，当初病魔都没有把我的泪水逼出来，却因你的文字让我潸然泪下。把你的来信念给喵星的其他猫听，他们大多数都非常羡慕，谁的主人能够像你一样，能够有如此才学，能够如此酣畅淋漓的表达出内心的爱呢？再告诉你一个秘密，我们在这里的地位，就是根据生前主人的爱来划分等级的。因为有你的这封信，天使长立刻把我升为猫罐罐的仓库主管，从此喵星的猫罐罐，都由我一猫话事。爸爸，感谢你对我如此深沉的爱，让我的归途如此顺遂。

爸爸，我知道你和爷爷奶奶都很想我，我能感受得到，也能看到，其实平行时空真的存在，我们只不过生活在不同的时空罢了，但是爱，却可以穿

越时空，通达彼此的内心。我突然离世，你和爷爷奶奶伤心得透不过气来，你最近总是提前醒来吧？我知道的，每次半夜三点半你醒来的时候，其实我都在你的身边，只是你看不到我而已。我仍然像之前一样，轻轻跳上床头，然后在的伟岸的身躯旁边左右逡巡，最后用我的头掀开被子一角，钻进去。我同之前一样，继而在被子里旋转一周，然后两只前爪搭在你的胳膊上，松弛的靠在你温暖的肩头，听着你熟悉的呼吸，把握着那你的心跳。只不过，你不能再感受到我的重量，但是你一定能够感受到我的依恋，对吧？爸爸，真的别太难过了，我真的一直都在，每当你想我的时候，我都会悄悄来到你的身边。

爸爸，我看到你的来信，也听到了爷爷奶奶也在呼唤我的名字，我也知道，你内心中也有很多懊悔，内疚，如果去年年底在兽医诊所做了B超，也许就能提早发现我的问题，积极治疗也许还能延续我的阳寿。其实，你真的已经做了很好了，不要再纠结我到底是什么病，这真的不重要，重要的是在我13年短暂的猫生中，却获得了你们无比深厚的爱，这种爱让我觉得人间的幸福如此绵长。

不要再纠结我的病症，何必用于事无补的事情来惩罚虚无？综合情况来看，我最大可能就是该死的癌

症，美国科学家已经证实，猫咪猝死的最大元凶就是肿瘤，而我偏偏天生就有泌尿系统的疾病，最终倒在了肾癌的屠刀之下。即使去年年底做了 B 超，无论手术还是保守治疗，都会让我承受更多的痛苦。而如今这个结局，虽然告别的过于仓促，但对于咱们都是最好的结局。我用最快的速度撒手人寰，而你们也不必长期为我的病情担惊受怕，忙前跑后，甚至让你下个月的英国旅行都蒙上阴影。其实这就是天意啊。爸爸，即使你再为我付出，也无法抵挡死神，与其让我咱们彼此都在疾病的苦痛中泥足深陷，不如让我迅速的抽身离去，你看，这难道不是上帝安排的、最好的结果？

当然，我真的也舍不得你们，舍不得你和爷爷奶奶 13 年来，对我如此绵绵无绝期的爱，喵星里大部分的猫咪，生前都是居无定所，或者缺乏主人的关怀爱护，在喵星球也并不快乐，而我这个初来乍到就得以成为猫罐罐的主管，可见你们对我的爱，已经感动了天使长。当你在澳洲买了第一套房，上帝就派我做你的守护猫，在宠物救助中心，我一眼就认出了你，我跳上你的双腿，打翻你的笔筒，我并不知道上帝给我安排了这么好的主人，本来蹑手蹑脚的来到人间的家，迎接我的确实无怨无悔的幸福的爱。我见证了你的青春和壮年，我看着你步入

中年，买车买房，事业进步，游历了世界 53 个国家，我从一个懵懂童年，长到古稀之猫，我对你的成长感到如斯的欣慰。爸爸，请你继续努力，我虽然不能继续亲身参与到你的生活，但是却在喵星为你祈福，有我田死皮在天国罩着你，你还有什么可怕的？

也许这也是我的报应，之前一直喜欢在家里胡乱撒尿，几乎家大大小小的垫子都曾经留下我的“墨宝”，可是最后我却死于尿闭，真是天大的讽刺。如今爷爷再也不用和我斗智斗勇，再也不用劳心费力擦拭我的污渍，家里再也不用被多如牛毛的猫渣所装饰，恢复如初，毫无腥气。你们照顾了我 13 年，被我这个每天喜欢做恶作剧的小坏猫整得团团转，现在好好休息一下吧。其实，我并非故意破坏，而是如同爸爸你一样，内心中永远埋藏着一颗童心。你不是一直暗藏一颗想按外人门铃就跑掉，乘坐电梯很想将各大楼层都按一遍，这样蠢蠢欲动的心吗？其实有其父必有其子，我每一次的胡乱撒尿也是我一颗按耐不住的恶作剧之厕，让你们吃了不少苦头，哎，如今想起被爷爷满屋追打，上天无路入地无门的场景，即便当时怕极了，而现在我在猫罐罐的仓库，不由得温馨的笑了起来。

还请帮我向赖脸道歉，自从进了家门，我便每日不停地霸凌赖脸，他应该一直活在我的阴影之下，如今我早早的去了，他终于翻身农奴把歌唱，我在喵星看着他现在松弛散漫的样子，内心也是五味杂陈。请把对我的思念和爱，多多转移到赖脸的身上，一来可以缓解你们的苦痛，二来也是为我赎罪，三来更是给赖脸创造一个幸福的晚年。我一辈子争风吃醋，登高爬梯，欺凌弱小，最后还是败给了这个无动于衷，心广体胖，空灵蠢萌的佛系大佬。他现在再也不必担心睡梦中被我打醒，再也不用和我争抢罐罐了，爸爸爷爷和奶奶，你们也应该像赖脸一样，看淡生死，这样才能了然世间，长命百岁。

爸爸，你现在终于没有上周那样悲痛欲绝了，我真的由衷的欣慰。我们的相守是双向救赎，而生离死别，更是上帝要你学习的重要一课。偷偷再告诉你一个秘密，喵星还有一个规矩，只要主人泛起思念的涟漪，他的猫就会多一个猫罐罐配额，所以你和爷爷奶奶这么思念我，无时无刻的想着我，我的猫罐罐已经汗牛充栋，仓库里堆满了整整一大间，但是呢，如果你是用泪水和惆怅想起我，那么猫罐罐就会有酸涩的味道，而如果你们用微笑与快慰想着我，那么猫罐罐就会如斯香甜。所以，我的

好亲人，请不要再伤春悲秋，更不要以泪洗面，请把温暖装进思念的口袋，而不要把悲伤留给破碎的心灵。我们的相守，照亮着我们彼此的回忆，它不应是一根刺，而是一种温柔的思念。我知道，这份爱会变成最深的一道光，永远在那里，照亮你的过去，也指引着你的未来。

希望我的存在，变成你的力量，而不是遗憾；希望有我的记忆，变成你快乐的源泉，而并非怅惘的渊薮。我相信，就在不远的某一天，当你再次想起我时，第一反应是微笑，而不是心口一紧，那个时候，我的猫罐罐都是甘甜的味道。

爸爸，爷爷和奶奶，谢谢你们对我 13 年来无穷无尽的爱，我会在天国的喵星好好等待你们。几十年后，全家团聚，就会在天国的荣光中再也分不开了。对了，我那时保证，肯定不会欺负赖脸，更加不会随处小便了。

——2025 年 2 月 11 日晨于澳洲忘言草舍

绿色世界里的金色年华

■绿色世界

六十八载光阴，恰似园中四季轮回。我常想，人生若是一株植物，我定是那株常青的松柏，在岁月的风雨中愈发挺拔。我的网名“绿色世界”，不仅是对园艺工作的写照，更是对生命状态的期许。

五十五岁那年，我和老伴像两粒蒲公英的种子，随风飘到了南半球的澳洲。初来乍到，异国的阳光洒在陌生的土地上，我们却在这片新天地里找到了属于自己的位置。园艺工作让我与土地亲密接触，每一株花草都是我的朋友，每一片绿叶都在诉说着生命的奥秘。

在花园里，我不仅种花种草，更是在耕耘心灵。摄影让我学会用镜头捕捉瞬间的美好，钓鱼教会我耐心等待，写作则让思绪如涓涓细流般流淌。老伴常打趣说，我们的家就像一个小型植物园，阳台上摆满了各色花草，书架上堆满了旅行相册和手写笔记。

我们选择不与子女同住，并非亲情疏离，而是想让彼此都拥有独立的空间。周末的家庭聚会，孩子们带来的欢声笑语，为我们的生活增添了许多色彩。平日里，我们老两口或是在花园里忙碌，或是一起研究新菜谱，日子过得恬淡而充实。

信仰是我们生活的灯塔。每个周日，我们都会去教堂做礼拜，在圣歌声中感受内心的宁静。基督的教诲让我明白，生命的价值不在于长短，而在于是否活出了应有的光彩。

如今，站在人生的秋天回望，我深深感恩。感恩这片异乡的土地接纳了我们，感恩园艺工作滋养了我的身心，感恩摄影让我发现生活中的美，感恩写作让我的思绪有了安放之处。老伴常说，我们的生活就像园中的花草，虽然平凡，却自有其独特的芬芳。

在这个绿色世界里，我找到了属于自己的金色年华。每一天，我都在用心感受生命的馈赠，用双

手创造美好的生活。或许，这就是人生最美好的模样——在平凡中见真趣，在简单中得自在。



卖花姑娘

■力夫

“老爸，走哇。”昆士兰科技大学一年级学生 Nancy 一声口令。

未满 18 岁的女儿还没考到驾照。自她 10 岁和妈妈赴澳以来，我已习惯于听从娘俩的指令，在空闲的时候，开车接送母女去她们需要到达的地方。

这是 2016 年 8 月初的一个周六。清晨的道路上车少人稀，桔黄的阳光漫无边际铺展在四野。湛蓝的天空悠远、清澈。

Nancy 去的目的地是 City 附近的一个花卉批发市场。前两天，她忽然在饭桌上透露，七夕节她不用上学也不去咖啡店打工。在华人学生群体的网络平台上，有人热烈地谈论七夕节是中国传统的象征爱情的节日，要像 Valentine's Day（西方情人节）一样有气氛。Nancy 同学和素未谋面的 Cindy 同学一

拍即合。心动不如行动，卖花。目标人群：大街上熙来攘往的红男绿女。

花卉批发市场刚开始营业。早上 7 点，人还不多。名目繁杂的花花让人眼花缭乱，花盲的我只能叫出有数的几种花名。两个小姑娘已经网上预订了鲜花，我送 Nancy 来只是实地观察一下，确定各种花卉的价位并有直观的选择。布里斯班的冬天和厦门的冬天差不多。早晚冷风一吹，凉意袭人，白日却又热火朝天温暖如春。Nancy 一边和西人营业员交流一边不时打电话和童鞋讨论。这孩儿好拿主意。2008 年 5 月，四年级学生，十佳少年获奖者 Nancy 在开发区实验小学把自己攒的 400 多元零花钱捐给了四川老家汶川地震灾区，漳州电视台播了访谈新闻，妈咪才晓得。13 岁那年，刚上八年级的 Nancy 到了澳洲法定打工年龄，迫不及待地打印了一叠简历，附上一张神采飞扬的照片，让我陪她到商业中心去找工作。我远远地跟随她一气投了十几份简历。结果有名的大卖场 Kmart 录用了她。收银少女一做 5 年。其间间或又做了咖啡小妹。寿司女生。中餐厅和火锅店服务员。念了科技大学双专业的工科生，要在乞巧的节日贩卖花花。

七夕节是两天后的 8 月 9 日，星期二。两个女大学生在前一天辗转公共交通，把一大堆各色鲜花拖到了 Cindy 的住处。方案基本确定，一些花枝零售，余下的插成大小不一的捧花。售卖场所具体在学校门口，City 步行街，华人区商业中心。销售指导思想，弘扬华夏传统文化，祝福美好爱情。

整个一天，Helen 边工作边打探卖花姑娘的状态。我下班回家后，她向我通报了一些情况。早上一人吃了一个三明治后，两名女学生分别在学校门口守株待人，却人影寥寥，不见成效。当机立断，乘车转场到 City 步行街。两位少女分头叫卖，成果喜人。不管是印度小哥还是西人青年，听了卖花姑娘的一番汉文化科普，情人节嘛，都善解人意地买上几支玫瑰，一束鲜花。不到一个小时，严重的情况出现了，有穿制服的人士对女生讲，她们必须提前向政府部门申请，租了摊位才能在街上卖商品。沿街叫卖是违规的，如果不停止售卖将会罚款 600 澳元。卖花姑娘打起精神，将两大袋鲜花乘车辗转挪到华人商业区来。也不敢在街上叫卖，只能在一些僻静的餐馆门前守望。到了傍晚 6 点多，也顾不上吃东西，大部分货品还没有脱手。Nancy 这个倔女

子，也不回家歇歇，也不要老爸老妈去看她们，给送点食物过去。

过了七时许，情况慢慢好起来。卖花姑娘在万票圈声称要破产了，呼叫老铁们前去火力支援。这丫头学习不用父母费心，人缘也还不错。中学的时候老师常叫她帮助落后的同学，我通常会在一些时间被学校邀请去喝咖啡，和其他一些同样光荣的家长围观学校给孩子们颁发奖状，以示勉励。我和孩她娘是晚上 8 点到的停车场，没有下车，呆在车里远远地瞄着。眼见呼啦啦一伙小青年走过去，每人三朵五朵的购买。只是十七、八岁的毛头小子们，大多也没有女朋友可献花，大多也都经济实力不强。夜风寒凉，Nancy 穿一条浅蓝色的牛仔短裙，白色衬衣外套一件浅蓝色的牛仔褂子，齐肩长发歪扣一顶街舞青年的帽子，俏皮又帅气。对着来来往往的老铁伙伴们拱一拱手，道一个似是而非的万福。Cindy 是一个白白裙子圆圆脸的安静女生，只身一人初到布村上大学。她的伙伴们都在 80 公里外的黄金海岸。

时针缓慢跳动。Helen 躲在车后座不停地给忍饥受冻的女儿打电话，想说服她花不要卖了，接她早点回家休息。老爸老妈第二天一早还要上班。Nancy 这个犟姑娘，只说还有一些花花，还要等会儿，叫妈妈不用管她。这个倔强孩子，有时候执拗起来，没有道理可讲。之前一位做帮厨的阿姨介绍她去一家新开的中餐厅兼服务生，小时工资比别的留学生高 2 澳元，因为她是资深的打工小妹，经验丰富。老板娘不满老板的决定，横竖挑她的毛病。Nancy 受不了窝囊气，非要把时薪降得和别人一样，然后再凭自己的勤劳往上涨工资。这孩子从一家有名的火锅店辞工和她的率直脾气也有关系。火锅店的大厨是个脾气非常厉害的人，据说年轻的老板凡事都要听他意见。但是我家这个傻女子，有一天实在忍不住，当面对大厨说不要对海外服务生太苛刻了，弄得别人很尴尬。Nancy 终究不能改变什么，后来就离开了那家火锅店。这些事情，我和孩儿娘都是后来才知道一点。也晓得这和父母秉性多少有关系，为此隐隐感到忧虑。

大约十时许，有两位马靴皮裤穿着精神的女士从停车场走过，Helen 下车招呼她们，大致缘由说一遍，递上 100 澳元请求二位可否帮忙去把两名小女

生的花花买了。二位女士表示理解，未几时抱了几大束漂亮花卉回来交予 Helen。孩儿娘坚辞不要，一定让她们带走，不能让女儿看见。几番推让，两位女士留下 20 澳元，说大家都是做母亲的人……捧着花离开了。我和 Helen 感叹不已，总算舒口长气。

开车接到卖花小姑娘，已是夜里 11 点了。两人吃了一小块点心，先送 Cindy 回 20 公里外的住处。到了出租屋，两位童鞋上楼清理账务。穿着臃肿的夫妻两人站在路边甩手甩脚，活动筋骨。南半球冬夜的冷风浸入肌肤，清凉的空气凜人肺腑。满天的繁星闪烁闪烁，明明灭灭，仿佛在编织一个无涯的清澈的梦。

Nancy 捧着一束绚丽的花卉走近前来，笑意嫣然。“除去所有材料，交通成本开销，两人一共小赚 300 澳元”

“那么，怎么感谢捧场的小伙伴们呢？”

“我和 Cindy 已经商量好了，赚的钱钱改天请老铁们吃火锅啰。”

“好吧，乞巧节快乐，卖花姑娘。”

夜色如水，长路如鞭。头顶星星点点幽蓝的梦境，深邃而悠远。

2019.5 月 布村

画 兰

■李守义

南昌滕王阁前的古玩大街，有一家福建晋安人开的字画店。装裱销售名家字画，兼卖寿山石印章。

我因为学画兰荷，店里有许多名画观摩。又喜欢寿山石印章，常常光顾该店。一来二去，和老板一家混熟了。

一个星期天，去店里裱画。适逢老板的女儿在店里帮忙。

女孩清纯秀丽，在读小学高年级。缠着我，要我教她画画。

我自己师从名画家孟祥明先生学《芥子园画谱》画兰才不久。虽入门道，然而二五八撑（cang下平声，南昌方言，半桶水的意思）。老板又在一旁撺掇，碍于情面，缠不过，只得答应教她画兰。好在店里不缺笔墨纸张，于是班门弄斧，现买现卖。

画兰先画叶，口诀是：“钻头鼠尾螳螂肚”。

一片兰叶，基本如汉字的一撇。根部起笔如钻头状，尖而不薄，圆而不肥。自左下向右上舒展。过程中，叶片一段可细如鼠尾，一段可宽如螳螂肚。随心所欲，宽细搭配，叶片显得生动形象。叶尖须如鼠尾般尖细弯垂。

第二步，画兰株。口诀是：“一撇二交三破”。

“一撇”是：第一笔，根部从左下角起笔，向右上方提起，画一撇。不要过长，差不多到叶尖时，稍向下弯垂。这是第一片叶。

“二交”是：第二笔，即第二片叶，也是一撇。根部也是从左下角，贴着第一笔根部起笔，向右上缓缓转左，画一弧形。与第一笔相交，成一只“凤眼”形状。然后在左上，高度超过第一片叶，缓缓收笔，叶尖稍向下弯垂。

“三破”是：第三片叶，也是一撇。根部也是贴着前两笔从左下稍向右上，画一个弧形，穿过前两笔形成的“凤眼”，高度超过前两片叶。然后缓缓朝左上方伸展，叶尖稍向下弯垂。

三片叶不可一般高，一矮二中三高，要有一个梯度。

三片叶的根兜部也有说法。前两片叶构成“凤眼”，根兜部像个鲫鱼头，叫“二笔攒根鲫鱼头”。第

三笔，上面破了凤眼，在根兜部也破了鲫鱼头，近似长着长牙的象脸，叫“三笔攒根解象面”。

这三片叶，交叉结合，就组成了一株兰。

画熟了兰叶，练熟了兰株，下一步，就可佈画。

请听“画兰歌”

画叶记住三要素，
钻头鼠尾螳螂肚。
一撇二交三破眼，
三叶组成一兰株。

二笔攒根鲫鱼头，
三笔攒根解象面。
根紧顶部舒展开，
三株五株画一簇。

长短宽窄疏或密，
前后高低淡或浓。

忌 篱 平 行 成 井 字，
排 列 组 合 巧 摆 佈。

左 下 右 上 任 张 扬，
左 上 右 下 倒 垂 瀑。
忌 满 定 要 适 留 白，
题 字 落 款 铃 印 处。

这首歌，第四段是指佈画时，整簇的走势，可以从左下角向右上方舒展。也可以从左上角向右下方像瀑布一样垂射。

俗话说：“师傅领进门，修行在个人”。画坛成败在努力，当然赢在有天赋。

女孩天资聪颖悟性好，许是父母遗传胎教，店中耳濡目睹之故。不到三节课的功夫，已画得像模像样了。

这时，父亲拿来一张半生熟的宣纸，让她正式画一幅兰花小品。

只见女孩气定神凝，胸有成兰。下笔信走，一气呵成。

接着又在画面右上留白处题写“兰有幽香”，左下落款“十一岁晨雨初画”。然后在题字上方，右边，落款之后钤盖首章、边章和角章。

一幅兰画，笔触虽呈童纯稚气，然画面构思奇巧，白纸黑笔红章颜色相映相辅，再加父亲张裱装框，分外显得隽永高雅。

丢笔后，女孩画前得意的笑靥，就像飘逸的兰花。让我至今不忘。

正巧一位字画收藏家寻宝，见画啧啧称奇。认为他日画者成名，处女作极具收藏价值。遂自报800元收购。

要知道，那时一般人工工资几十元，名家一幅画也才此数。

父亲答谢启蒙老师，随即便将这800元塞给我。

我认为这钱是社会对孩子处女作的评价，孩子今生的第一桶金。应由孩子自己收存，以激励她奋力前行。

父亲觉得有理，点头称是。便推开橱窗，取出一方价值不菲的田黄印章，慷慨地赠送予我。

晨雨自画了这幅兰，兴趣盎然，一发不可收。去了培训班，课余学绘画。后来大学读了美术专业。再后来做了教授，成了小有名气的国画家，教更多的孩子学画。

兰花，是中国画梅兰竹菊“四君子”之一。兰花的花语是：象征高洁、友谊、爱情、贤德、豁达和坚韧。



中国画，从新石器时代在彩陶上描绘纹饰算起，至今经历了七千多年的发展。成为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璀璨的明珠，世界人类的艺术瑰宝。

中国画，体现了龙的传人对自然、社会及与之关联的政治、哲学、宗教、道德、文艺诸多方面的深刻认识。千百年来，九州华夏诞生了多少名家大师。又传世留存了多少丹青墨宝。

正是，一纸传千古，寸毫绘乾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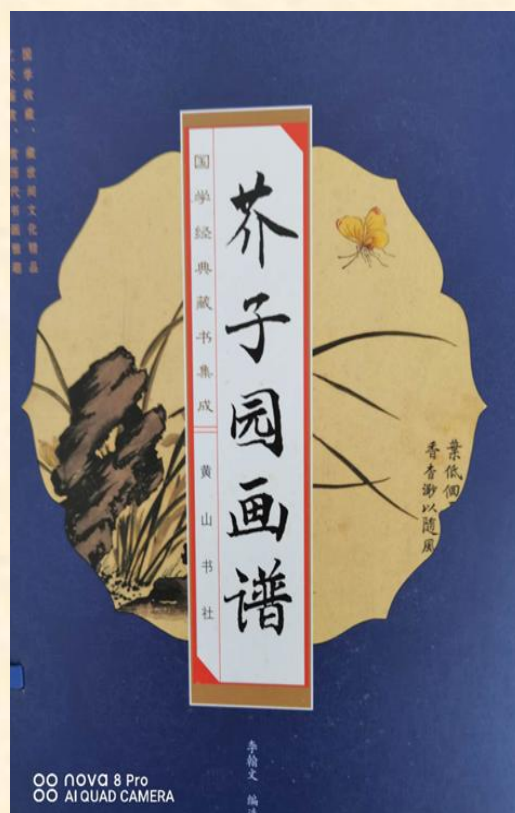
先贤们又把这些旷世杰作，以画谱的方式编辑图录或画法图解。最早可追溯到 900 多年前北宋宣和年间的《宣和画谱》。明代以来，画谱更如雨后

春笋般脱颖而出。总结名家经验，教授新手技巧。作用重大，功不可没。

而在中国画坛上，流传广泛，影响深远的画谱，非《芥子园画谱》莫属。

芥子园，本是明末清初的著名文学家、戏剧家、戏剧理论家、美学家李渔在金陵的住宅。他力挺女婿沈心友和他的朋友王概、王蓍、王臬三兄弟，编撰并刊刻了这帧画谱。该书详解了中国画的用笔、写形、构图等基本方法。体例完备，表现了历代名家绘画的技法。并在理论上汇集了历朝画论的精髓。该书为三集。初集为山水谱。二集为兰竹梅菊谱。三集为花卉、草虫、花木、禽鸟谱。

《芥子园画谱》，以形象的比喻，简洁的语言，循循善诱。由浅入深，遁序渐进。让初学者心领神会，兴趣盎然，欲罢不能，迅速入门。自问世来，《芥子园画谱》几乎影响了所有的画家。成为初学绘画的重要参考书。许多著名的画家，如齐白石，



潘天寿，陆俨少等，曾以此书为启蒙教材，称其为“启蒙之良师”。

晨雨自那次画兰后，据说就专攻《芥子园画谱》。乐此不疲，终成正果。父亲店里处女画处女画，无疑是女画家的成长阶梯，人生的趣闻轶事。

而我则有一个收获，一个困惑。收获是，喜得一方田黄印章。内行人都懂，福建晋安产的寿山石，是中国“四大印章石”之一。其石质晶莹脂润，色彩斑斓，色界分明，色泽浑然天成。颇具稀有性、人文性和升值性特点。于2003年被确定为“国石”候选石。而田黄石，更是寿山石中的珍品，有“福”（福建）、“寿”（寿山）、“田”（财富）、“黄”（皇帝之色）之寓意。具备细、洁、润、腻、温、凝印石之“六佳”。故称为“帝石”。成为清朝祭天专用的国石。古时有“一两田黄三两金”之说。

据说，清朝末代皇帝溥仪下野出宫时，随身未带黄金珠宝，只把乾隆皇帝奉为至宝，清室代代相传的一块田黄“三链章”，缝在棉袄里贴身携出。

一个困惑是：据画店女孩画兰此事，撰了半副楹联。

上联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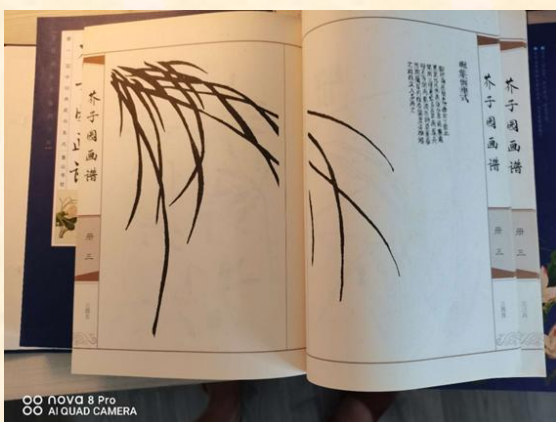
画店处女画处女画画画入处女画

此联是趣联也是特联。趣的是，缘于一个故事。特的是：

- 1、全是仄声
- 2、特定的人做特定的事
- 3、词性动名一字
- 4、使用了通假字“划”、“画”。

下联是：……

搜索枯肠，江郎才尽，至今不得要领。替自己挖了一个坑，遂成一块心病。



蛇行故事

■ 楚 雷

公元 1977 年，在我当知青的第三年，我在帽峰山脚的沙田果园场被夏天烈日常常炙烤得晕头昏脑，并在晕头昏脑的同时在内心“小鸡肚肠”地羡慕着哪些被各种理由抽调回城的老知青，并不无忌妒地听别人江湖传说着下一个是“谁”的人选，同时干了近三年的“面朝黄土背朝天”的镇日 and 泥巴打交道的农活，思维开始凝固，面部的肌肉变得麻木呆滞，眼珠子也变得好像只会直视和前瞪，并在渐渐退化着在眼眶内朝两边快速闪动的功能，以至于放假回城时，在过马路时只晓得一路直行不会东张西望，常常被南来北往的司机大佬一顿狂暴喇叭兼粗话的热烈输出。

不过凡事均有例外，此刻，走在男知青宿舍旁的乡间小路上，我的眼珠子就顷刻变得无比灵活地疾快旋转到位：“死亡凝视”着离足尖不足二十公分的位置一条直径大约有 2 厘米，长度将近两米，同样也在“死亡凝视”着我的红褐色呈三角状的蛇头上。造成这般酷烈的景况的起因是我在临睡前想刷洗一下被白天干活的黄泥巴黏住了脚趾缝的左右两只脚丫，顺使用宿舍旁的小竹林掩映下清爽的溪水

抹把脸。于是深夜 11 点多，便独自一人右手擎着一盏煤油灯踉踉行走在一条漆黑，如果没有煤油灯必然是伸手不见五指的泥路上，这条以黄泥土为主要成分的泥路长不逾二十米，宽不过五米，一边紧挨着男知青宿舍的红砖墙，另一边旁依着则是一丛丛竹子掩映下的溪流。因为煤油灯结构的缘故（灯芯外围是有一个玻璃灯罩的，再加上用煤油浸泡的灯芯燃烧的火焰本身就亮度不强，尤其是对于脚前的物件更是依稀不清），等到我发现这条来意不善，横挡在前方，分分钟想谋命劫血的“凶神”时，已是近在足前，看着它瞅着我，碧绿的眼珠子散发着“死亡凝视”的凶光时，我的大脑一片空白，在这生死相关的瞬间，完全没有思考的余地，本能迅捷地伸出右脚踩住了这条长度近乎两米的蛇首上，然后使狠劲用脚掌往下使劲磨擦。依旧式的语句形容就是用尽了“吃奶的劲”，但吃奶需要这么大劲吗？显然有待商榷，现代的用词则是用尽了“洪荒之力？”，夸张了吧，这用词显然也不合适。客观地说，我觉得当时我是用尽了自己全身的力气，用右脚掌使劲往下一点一点地踩踏着这条令我内心惧怕无比又及其险恶的蛇头，我思忖：这条体型可不算小的猛蛇怎么着也得挣扎一番吧，若猛力挣扎可就凶险之极了。但奇迹发生了，此刻我脚底下踩踏着的蛇头竟然略微挣扎了几下，便一动不动了，任我再怎么胡乱施

为，用脚掌狠劲往下左右磨擦，它还是逆来顺受，并无强劲猛烈的反抗。当时我也没有时间思考。只是在许多年后，这个疑团反复在我脑海不停重复闪现，我才恍然醒悟，大概是那天我刚挑完大粪上山给果树施肥，那双已穿了一年多的鞋头已有些许破洞的解放鞋的鞋底还粘沾着这些“五脏庙”里的独特产品，没准我一脚踩踏下去时，这长年累月积垢凝成的“冲鼻恶臭”即刻就把这横行霸道的“路霸”熏昏过去了。它的脑子此时亦是一片混沌，自然就不可能再有猛力的挣扎或反击的动作。

回到当下，这时我的思维丝毫不敢大意，主要体现在我的脚掌、尤其是踩踏着蛇头的脚掌那凹进去的中部前一些的部位更是时时刻刻使劲往下踩踏踏着蛇首，不敢给它有一丢丢喘息、溜号的机会，当然在我狂踩猛劲磨擦的时刻，细微心思在不妨碍大局的情况下还是不由自主地有所活动的：当年我们果园场的男知青每月饭票是 30 市斤，女同胞是 28 市斤。这对于一般人是足够的了，但对于每天出猛力流大汗的知青来说是根本不够的，更要命是由于油水严重不足，这就需要更多的米饭去填补。我有幸能得到一个刚从我们班调去区部工作、劳动量骤减、饭量不大的“女书友”的援手，但也不可能多，毕竟别人也要吃。最主要的途径只能通过“打野食”

来自救。今晚这条已被踩踏在脚底奄奄一息的蛇不就是最好的野食吗？何况是将近两米这么大条蛇，够饱餐好一阵子了，我心下一阵狂喜，加快了踩踏的力度……怎知就在这节骨眼上，突然，煤油灯的火焰被一阵不知何方来路的邪风“呼”地一声竟吹灭了，四周一下子陷入了黑森森的幽暗之中。我内心也不由地有些慌了神，在漆黑中我连忙收敛了一下心神，用暗劲感觉了一下脚底的蛇首，觉得它似乎没有动静了，我又赶紧用尽身上的所有气力再次使劲摩擦这条状况不明的的大蛇的蛇头，直到力竭为止；这时霍然间我觉得四周的邪风似乎像刀锋似地刮着我的脸颊，我就奇了：这大热天的，哪来的邪风啊？我拿着煤油灯的手不自觉地抖动了一下，似乎在提醒着我；别在这漆黑里浪费时间了，还是赶紧回宿舍给煤油灯点火吧。于是我急忙抽身后退，然后趑转身跑回宿舍，进宿舍后熟门熟路在床角处摸出火柴，尽量控制着心室牵动着右手不时的哆嗦，连划了好几下火柴才把煤油灯重新点燃，点燃后又即刻趑转身急步跑回刚才踩踏蛇头的地方。此时在煤油灯的亮光上下左右晃动中竟再也找不见刚才那条身长近两米的褐红色的大蛇，我的眼前是一片空荡荡的黄泥尘土，刚才的一切好像根本就从来没发生过……

在这次和蛇的缠斗较量中我算是小赢一局。许多年后每当我想起这一个夏季的夜晚发生的与蛇“狭路相逢”的事，总觉得这是件怪异的事，心里不禁有些后怕：心想如果当时我走多了一步、触碰惊扰了这条蛇，或者我那一脚没能准确地踩住蛇头，又或者那条蛇激烈反抗缠绕我的右腿或从我脚底逃脱返身攻击我，那后果不敢设想啊。

不过这都是过去式了，可没曾想到是；就在这次和蛇偶遇的事件发生不久之后，我竟又再次发生了和蛇相遇的事情，只不过这次更凶险，其结果也更惊诧。

就在这次深夜遇蛇之后，我晚上变得小心翼翼，有段日子打死不去野外，当然也包括男知青宿舍旁的小竹林。可怎么也想不到，没让夜晚有机会发生的事，白天依然让你防不胜防、差点小命归西。

距离深夜遇蛇大约一个多月后，这天下午五点多收工，把农具放入仓库后，我一只命（粤语：一个人之意）摇摇晃晃地正走在回家（宿舍）的路上，迎面遇上了农友阿龙，阿龙可是个奇人，会拉小提琴、会打咏春拳，还会辨识中草药和钓鱼。他是和我同一天坐同一辆大卡车来二区的知青，我们在广州的住家相距不过二百米，关系一向很好。我

有一回和他相约在水库边钓鱼，我俩垂钓的位置相距也就三、四米，用的钓饵也一样都是从水库边泥土里扒拉出来的小蚯蚓。钓了将近一个小时，我就只看到不断地有鱼儿奋不顾身地扑咬他所抛出的鱼饵，我这里呢，静悄悄地全无动静，到了收杆时，他的水桶里活蹦欢腾着十几二十条各式大小的鱼儿，我的水桶里只有可怜的二、三条已经在翻白眼的小鱼儿……不过他的个性比较喜欢独来独往，而且我们既不同宿舍也不同生产队，所以并不是常碰面，今天我的劳动任务是挖十个长一米、宽六十厘米，深一米的绿肥坑，完成定额就可以收工了。

当时他在柑橙一队，我在柑橙二队，他大概今天的劳动任务也是和我一样，都在差不多时间完成，所以不其然就碰上了，累了一天，在晚霞将临的夏日里，一条竹影婆娑的小路上，突然遇见好友，心里没提有多开心了，于是我俩便并排走在一起，边走边聊了起来，位置也就在我那晚“蛇遇”的地点往前走十米左右，这已经超出了男知青宿舍的范围，我们俩相遇后再往前走了大约十来米，来到竹林下的小溪和山麓相夹的小路上，这时的小路已由宽变窄，小路上能走人的空间仅有一米多宽，于是我俩随即变换队形，我走在右边稍前，他走在左边稍后，大致是斜行的队形。

突然我俩几乎是同时发现：离我俩左手边大约一米多的位置，山麓边那丛茂密的草丛间猛然有一条碧绿色、大约有一尺多长的小蛇正弓起身体、昂首张嘴狂吐着蛇信子，发出“嘶嘶”的挑战声，大概是愤怒着我们惊扰了它的休息，此刻它上下颤晃着脑袋，直瞪着我俩，只不过是面对着我们两人，它只好紧张地思考在选择着目标，准备予以致命一击，我一看：天啊，这不是传说中的剧毒蛇“竹叶青”吗？我是听说过此蛇在二区常有出没，但我以前没碰见过它，在这件事发生之后也再没遇见过它。当时这突如其来的“人蛇邂逅”把我惊懵了，我甚至没法作出反应也不知如何作出反应：是啊，距离有一米多，不可能出脚踩踏它，也没有时间去找条棍子或锄头去对付它，最可怕的是连捡块石头的动作都不敢有，因为只要一弯腰有所动作，这家伙定会飞身袭来……我整个人呆立在原地，脑海一片茫然，瞬时的内心感到不是害怕，而是比害怕更要命的是不知所措的无所作为。

正在我呆如木鸡、待蛇击杀的紧张时刻，忽然在耳畔传来阿龙镇定地声音，他的嗓音很轻，但却决然充满力量：“等我来”，只见他一边悄声说着一边迅速脱掉身上那件已洗得有些发黄的短袖白衬衫，然后用双手把白衬衫分左右撑开摆成口袋状，

接着就像古代小说所写的阵前搏杀的战将一样：向前猛跨虎步，轻舒猿臂，微弓腰躯说时迟那时快，就在那条青蛇跃起之际阿龙猛地用白衬衫罩住了它，并随即急旋衣服边缘攥成一个口袋的袋口，接着猛然发力，把那条被衣服裹住的“竹叶青”使劲往山边的棱楞不平却坚硬无比的石头上摔，猛摔了不知多少下后，阿龙停下手，晃了晃布口袋，发现里面没动静了，一场惊心动魄的搏杀即刻消失于无形，阿龙嘻嘻一笑：“搞掂了，我拿回去泡药酒了”，说着朝右边稍侧着身子偏转头对着我随意地说了句：“我已经抓了十几条竹叶青拿回去泡酒了”，说完就晃晃悠悠地拎着那件裹着毒蛇、用自己的白衬衫做成的布口袋头也不回地走向宿舍去了……

还在惊愕中没完全清醒过来的我，瞅着他潇洒远去的身影，不禁想起他曾从渔网的纠缠中救出我前面说过的救济过我饭票的女书友小李，救助了小李脱险后，他自己在海底却差点被鱼网缠住……

也许是他的好人好事做多了，也或许是区里的领导发现此人确有“异才”，不久后他就被抽调到区部当上了“赤脚医生”。

许多年过去，记得是 2016 年，我突然收到一个快递包裹，打开一看，里面是一个装满天下驰名的荔枝“桂味”的纸箱，我一看寄件人署名，原来是阿

龙，此时他已是某市局的一哥，而我呢，早已是辛劳谋生的一介平民。我知道：这纸箱的“桂味”，寄来不仅是荔枝，更是那几十年来发酵的友情；纯乎又纯，无关利害。

不久后阿龙又邀请我和一众朋友到他那聚会，酒席间推杯换盏之际我突然想起了当年他泡的那十多条“竹叶青”蛇药酒，便问了他一句：“你在农场时泡的那些蛇酒还在吗？”他丝毫没有犹豫，即刻轻描淡写地回答我：“我都没带回来，早就不知道哪去了。”

是啊、我又何尝不是这样？当年我离开果园场时，也是只身离去，寒酸简陋的家当，包括那床被煤油灯烧坏了九个窟窿的蚊帐以及那张边缘参差不齐的凉席都留在了原处。

临走时我对同住了近三年、也是同一个劳动班知青的阿雄说：“你煮夜宵时拿去当柴禾烧了吧，也算是废物利用了。”阿雄笑笑说：“你安心回广州吧，这些我帮你搞掂”。

我和阿龙不同的是，我丢弃的是杂物，他丢弃的可是“宝物”呵，当然当年的这些“宝物”在他离去农场时的眼里，应该也已经成了“杂物”。

2019年9月某日，我和阿龙相邀了几位知青好友，一同回去了沙田果园场二区，在哪个已经荒野遍地、杂树乱草丛生，和当年我们所在的环境完全面目全非、距离水库不算太远的土地上，我们奋力整理了一小块土地，栽种下了三株青葱的榕树苗。又是五年多过去了，现在这些榕树苗该长大成树了吧。（全文完）

布里斯班 一路向北

——昆州东海岸中段旅行纪

■自雄

“红男绿女都半百，乐在其中也少年！”2023 年 2 月 6 日至 8 日，我和老伴有幸参加了由布里斯班居家养老服务机构组织的昆州东海岸中部三天两宿游。

所谓“都半百”，其实早已与我们无缘。全团一行 45 人，我和老伴属不多的年长者。所以，旅途中，无论是组织者还是旅行同伴，都给了我们诸多照顾，甚是感动！

三天游玩，最远处是距布里斯班 600 余公里的格莱斯顿 1770 小镇。但这次旅行并不是为“远足”，而是碰运气看能否看到海龟下蛋或小海龟出壳。

【机缘巧合结伴行】

2023 年 2 月 6 日上午 9 时，我们分乘两辆中巴，沿昆州 M1 公路，开启了北上的行程！

说起来也是故事。

这次旅行，本不在我们的计划之列。

在昆州，看海龟下蛋或出壳是需要提前几个月预定的。这个团早在 2022 年的 10 月就组团完毕。那时，我们还在中国。从中国到澳洲黄金海岸再到布里斯班，安定下来已是十一月底了。

无巧不成书。就在我们参加布市 Sunnybank 一些华人社团活动时，结识了邻居陈大哥和王大姐。从此，大哥大姐不仅是我们在布市参加活动的牵线人，还是我们“蹭车”的“必选”，甚至在生活上他们也把我们当成“小老弟”、“小弟妹”，关爱有加。

去年年末的一天，大哥大姐专门来我们家谈看海龟一事，问我们看过没有，想不想看。

“当然。海龟下蛋和出壳只是听说，未能亲眼所见。”我说。于是，他们夫妇马上打电话联系。巧了，组织者说刚有两人退团回国，正着急团费不能退。这下好了，来两个“补缺”的。

终于，我们成功“插队”，可以随团看海龟下蛋或出壳啦！

【 好大一个酒瓶】

中巴在昆州东部沿海依大分水岭山脉东侧一路北上。从布里斯班到阳光海岸这一百多公里，多为丘陵。既无高山，也无大江大河。道路虽有起伏，倒也宽敞平坦。两旁的植被桉树居多，也有灌木或草坪、牧场。少有人工打理的痕迹，满满的天然之感。

穿越阳光海岸进入班达伯格，海拔落差更小，有进入平原的感觉。

班达伯格，这座有着悠久历史的甘蔗之城和港口之城，南距布市近三百公里，是通往大堡礁的南大门。农业、农机、印刷、木材加工等十分发达。甘蔗种植占昆州百分之四十。世界著名的朗姆酒和姜啤都用这里的蔗糖为原料。虽然正值澳洲夏秋之交，但两眼所及，道路两旁成片的甘蔗林、牛油果和夏威夷果林等还都是绿油油的，一眼望不到边。在农场、草场、牧场，几乎看不到人在耕种，只有大型农机和自动灌溉设备在有序地工作，可见这里农业的发达和农场主的富足。

上午十一点中巴到达班达伯格的姜工厂。在这里，我们只是用餐、打卡和购买姜产品。工厂展厅不大，但周边的游乐设施齐全，环境优美。

餐后半小时到达世界著名的朗姆酒厂。

朗姆酒是以甘蔗为原料生产的一种蒸馏酒，也称糖酒、兰姆酒、蓝姆酒。根据不同的原料和酿制方法，又可分为白酒、老酒、淡酒、常酒等，酒精含量一般为 38 度至 50 度。

这座始建于 1888 年的酒厂占地面积不算太大，但展厅前耸立的朗姆酒瓶却硕大无比，引来无数游客在这打卡留念。

【 见证伟大与悲壮 】

离开酒厂，到达下榻的酒店已是下午四点。酒店位于班达伯格的凯利海滩，步行看海不到五分钟。用完晚餐，我们集体乘车前往蒙利普斯海龟中心(Mon Repos Turtle Centre) 。

蒙利普斯海滩，不仅是世界稀有海龟的筑巢栖息地，也有澳洲最好的海龟保育中心。

根据行程安排，我们这个团是看小海龟出壳。但最终还是看到了下蛋，实属不易。

在游客中心，我们这个团被编为第四组。八点半左右，我们在海龟保育员的带领下，依次摸索着走向海边。

2月6日的傍晚，天地昏黄，万物朦胧。借助保育员持有的专用光谱电筒微略的光亮和人行通道两旁点点红光，我们像穿越“封锁线”似的，来到了海边。

淡淡的月光下，浩瀚的太平洋银光闪烁。在海风的助推下，连绵起伏的海浪有节奏地冲刷着海滩，发出巨大的吼声。宇宙瞬间变得深邃而庄严！

保育员知道我们这个团有机会看到海龟下蛋，所以先给我们展示了小海龟下海。看着保育员从桶里捧出来的几十只如拇指大小的海龟在灯光的引导下，依次穿过一名男保育员的“胯下”奔向大海，十分有趣。但也有几只不听指挥、不受“胯下之辱”的偏离了“队友”。但走不多远，还是绕行回到了如舰队般的“大部队”，令人忍俊不禁！

参观完海龟入海，保育员把我们引到三百米开外的海滩。在那里，一只重达吨余、长约两米的海龟正在挖坑，作下蛋的准备。

查阅资料显示，海龟的存活率仅为千分之一，却在海洋世界里生存了二亿年。成年母龟在这里产卵时间为每年的十一月中旬到次年的二月。通常，龟蛋孵化需要30-90天不等。也就是说从一月中旬开始，就可以看到每窝近百只或百余只可爱的小海

龟出壳。小海龟要经过三十多年才能成年并游回到它的出生地产卵，可见它们的记忆是超级棒的。据说海龟的雌雄完全由沙的温度确定。巢穴偏冷出雄性宝宝，偏暖则出雌性宝宝，十分神奇！

大约离海龟两米左右，我们有序地围成圈，近距离的、安静地看着海龟用后边的两只如船桨形的鳍用力地挖着卵巢。为方便观看，保育员已在巢的旁边放好了电筒。由于海龟体形巨大，它并不知道屁股下面有光源。否则，它会逃走另辟新处。

大约一个小时，一个直径约四十公分、深约六十公分的卵巢基本成型。可以感觉得到海龟是拼尽全力了。尽管在挖的过程中，左一下，右一下，绝不乱来，但节奏明显在放慢，且挖几下都要趴下来休息会。

晚上十点左右，海龟停止了挖沙，静静地躺在沙滩上。有人说“要下蛋啦！”果然，一串白色的、乒乓球大小的球状物伴随着粘液滑落坑里，接着是或三两个或七八枚，下下停停，直到堆积的龟蛋接近洞口才停止。有人猜测，这窝龟蛋应在百枚以上。

下蛋是很辛苦的。有团友介绍海龟初次下蛋会仰天长啸、发出凄惨的呼叫！我们现在看到的这只

海龟，应该不是头胎。但据围在龟头两侧的团友们介绍，海龟的两眼一直在流泪，或许是疼痛，或许是不舍！

下完蛋，海龟休息了几分钟后开始填坑。

挖坑难，填坑也不易。为了避免鸟、兽对龟蛋的伤害，海龟必须把蛋坑掩盖得如周边一样。只见它先用两只后鳍一左一右地拨回挖出的细沙填坑，再用前后四只鳍用力平整场地。累了，休息一会再干。半小时后，卵巢已经掩盖完毕。海龟休息了一下，艰难地转过身去，向着大海，一步一步，留下一串如坦克履带般的足迹。龟妈妈知道，这一别，可能就是永远！看到龟妈妈“泪别卵巢”，不少伙伴热泪盈眶，有的甚至是脆地不起，直到龟妈妈回到大海的怀抱！

【 1770，澳洲唯一用数字命名的小镇】

参观完海龟下蛋回到酒店已经过十一点了。为了让大家多睡会儿，团长将参观 1770 小镇的时间改在次日上午九点出发。

1770，这是澳洲唯一以数字命名的小镇，位于格莱斯顿市，距布市六百多公里。这里地处岬角，三面环海，自然环境优越而原始。

站在观景台，聆听惊涛拍石，如金钟齐鸣，似万马奔腾，风狂海沸，惊天动地，引无数俊男靓女临风听涛、极目远眺、驻足打卡！

山下，海边一处不大的平地上，用鹅卵石堆砌有一座约 2 米高的纪念塔，用来纪念库克船长 1770 年 5 月登陆此处。从此，这个镇就命名为 1770 小镇。

巧合的是，也是在 1770 年，北美的波士顿发生了一起英殖民与当地民众械斗的惨案，由此引爆了美国的独立战争！也正如此，有人把 1770 小镇与美国的独立战争相联系。

澳大利亚是一个十分有趣的国度。它的国庆是 1788 年 1 月 26 日英国海军军官菲利浦占领杰克逊港任首任总督的日子。而在沿海各地，几乎都有纪念库克船长登陆的塔、台、碑等，尽管多有争议，但还是照例纪念。

Alfred 来临之际

■ 韦 钢

刚才出去买牛奶。超市里的牛奶柜里空空如也。其它日常供应，如面包、矿泉水也均已售罄。让人想起那年 Covid 疫情封城时的景象。

前几天政府说，五十年不遇的台风 Alfred 将在星期四凌晨 2 点登陆布里斯班。于是我就多买了一桶 3 升的牛奶。可是 Alfred 扭扭捏捏，一推再推，现在已经推迟到星期六上午。牛奶又快喝完了。

根据政府的指导，我们把房子周围所有能搬走的东西，都搬走了。部分东西搬到室内，所有的花盆都搬到院子围墙的角落里，以免被风刮起损害房屋。政府的宣传材料里说，只要是你能搬动的东西，都有可能被飓风吹起来。很形象，很直观，也很可怕。

星期三忙了一天。结果 Alfred 星期四不来。说是星期五早上一定来。多少有点失望。就继续找事做，

把所有没有搬走的东西用绳子固定起来。又忙了大半天。

今天星期五，政府说：台风放慢了脚步，明天就来，千万不可掉以轻心！狼是一定要来了。我还要什么可以做的？对了，把我的发电机从花园房里拿出来。以免需要的时候因为暴风雨而不方便去拿。

这台七千瓦的发电机还在原装的盒子里，十几年了，从未打开过。

那次也是台风。我们这条街上的大树刮倒了两颗。停了四天的电。大家平时每天用电已经习惯，对于没有电的不便根本没有概念。只有真的到了没有电的时候，而且是好几天没有电的时候，才真正感受到电的重要。一如空气和水。

记得那次停电的第二天我就上街去买发电机。之前在 Bunnings 和 Supper Cheap Auto 都见过发电机，以为去搬一台回来就可以了。然而很快我就了解到，市面已经没有任何一台发电机可买了。是啊，想想也不无道理。

那场台风过去后，我就买了这台发电机。防患于未然。然而一直没有机会用。当然这样的机会没有应该说时好事。只是心里有点不甘。心想，这回大概要用到了。

超市里没有牛奶了。超市之所以今天还开门，估计是因为接下来不知要关多长时间的门，把剩下的东西能卖出多少卖多少。看得出，他们根本就没有进货。



商场里的牛奶柜空空如也

从超市出来，便去了一街之隔的朝鲜人小超市。也是没有牛奶。

闲着也是闲着，便开车去了附近的一个加油站碰碰运气。果不出所料，也是没有牛奶。正要出来，接到一个电话：

您好，您有一个叫大头的微信号对吧？

对，怎么样？

是这样，我们是微信客服。你之前签了一项微信服务，是免费的。但是现在已经到期。如果不续约就会从你的账上扣除 800 块钱...

哦，我没有签什么服务，你搞错了。

先生，是这样，你可能不小心签的自己不知道，这样....

没关系，你们就扣 800 块钱吧

先生，你可以...

你扣吧，扣吧....

先生，我们可以帮你....

不用了，我们这里台风就要到了，牛奶也没了，你扣吧。

百分号井号百分号^*&^(*&())\$&%^*&^ （对方开始骂人并掐断电话）

调出刚才的电话号码，举报诈骗，然后删除该号码。

外面的风不算大，刚好能听到呼呼的声音。街上车很少。没有公共汽车，也没有市郊火车，所有公共交通都已经停运。很多公司都已经关门。有条件的就让员工在家上班。在家上班时也是上次疫情带来的改变。不知怎的，心里总是自觉不自觉地想起疫情。

一根树枝正被风从路中间吹过。Alfred 明天就到。相比之下，今天的风应该算是很温柔了吧。路上不时有车开过。人们在默默地忙碌着、准备迎接 Alfred 到来。

回到家，见一好友在微信上说已经有伤亡了。原来，有人为了防止大树在台风来临时对房屋造成伤害，就自己砍树，结果被一根树枝砸死了。

外面风的呼呼声更大了。我把以上内容发到了微信朋友圈。

然后就接到 Peter 邀请进一个新的微信群。群的名字叫“追忆子明”，吓我一跳。我认识的有两个“子明”呢。进到群里，方知是华人社区的活动人士王子明

先生。我并不十分熟悉。只是那次 Peter 竞选议员
我采访 Peter 时，他就坐在旁边，是 Peter 的政治顾问。
算是一面之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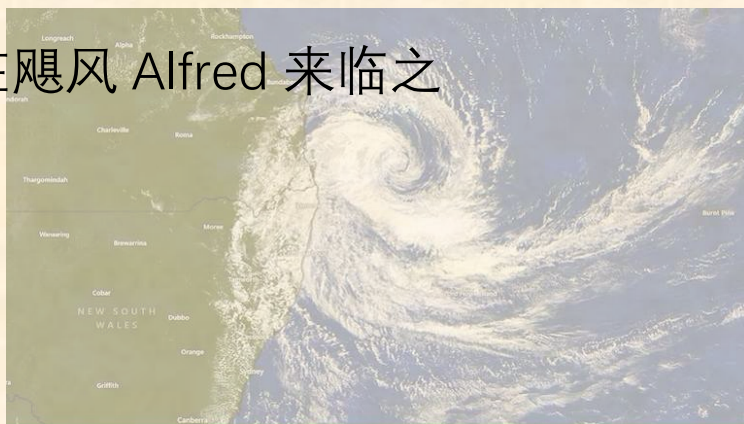
世事难料，生命无常。群里并未说他去世的原因。
有人贴出曾经的照片，以表缅怀之意。

很快朋友门读了我的微信朋友圈，各种评论和感慨
不一而足。

然而，又收到一条朋友给我的信息，让我再次吃惊：
正是王子明昨天下午被大树砸到腿动脉，送医不治.....

逝者已去。谨向子明家人致以深切问候。此时此刻，
说什么呢？望大家保重，安全度过明天即将到来的灾难。

-- 2025 年 3 月 7 日写在飓风 Alfred 来临之



夢境：奇幻、美妙、失落

■洪丕柱

當人們說起夢這個東西的時候，人們會無意識地認為它是美妙的、超越現實的。比如我們常常會說：你這是在做夢！當你聽到一位朋友說，比如他想買一棟帶花園的美麗的大房子，而其實他根本還沒有錢，你會對他說：別大白天做夢了！

隨著我的年齡逐漸增長，我已經不像幾年前那樣有能力到處去旅遊了。聽到有朋友去歐洲旅遊，我只能想，到歐洲旅遊，這對我現在來說只是夢想，盡管我以前也曾去過歐洲的一些國家。

逐漸地，我喜歡夜間睡覺時做夢了。有人說，睡眠時經常做夢會睡不好，影響睡眠的質量，但我卻顧不上這些。因為我退休了，睡不好第二天中午可以睡個午覺。有時睡得很好，好像很快就天亮了（年輕時我能一覺睡到大天亮），我倒會有一種失落感；反而是希望睡眠時做些夢，因為有些夢會很奇幻，也有些夢會讓我很留戀，因為它們很美妙，甚至會讓我記得好幾天，不過當然也有些夢會讓我有失落感！

有時我做的夢可能同我的經歷或以前的生活有關。比如我會夢見自己在上課，因為我從前做過多年教師。我曾在上海市的一間重點中學教過兩個高三班級（1班和2班）的英語，這兩個班都建立了邀請我參加的群，逢年過節我都會向這兩個群裡的學生們發去祝賀，如果其中有學生來布里斯本，我會開車帶他們遊覽。我也教過非重點中學的學生比較頑皮的班級。奇怪的是，在夢裡我常常是在面對比較搗亂的學生，在訓斥他們，而不是聽話的學生。猜想這可能是頑皮班級的學生在我的大腦皮層留下的痕跡較深的緣故。

同樣，我會夢見那位我從前曾經愛過的美麗的女友。奇怪的是曾經同我鬧過矛盾或曾對我發過脾氣的她，在夢裡卻變成了一位非常親密而溫存的女人。這些夢在我醒來時會讓我感到一絲甜蜜感或讓我沉思一會。猜想我當時曾經希望同她親密相愛而不要吵架的思想，在我的大腦皮層留下了較深的痕跡。

有時我會做到擺弄電腦的夢，常常是夢見我在一間有很多電腦的大房間裡操作一台電腦、打印一些資料什麼的。奇幻的是，夢中的電腦常常會出現讓我感到頭痛和傷腦筋的問題，卻沒有人來幫我解決。這可能是因為我曾在本市的一間學院工作過，

當時我是這間學院的國際部經理，我的辦公室在一樓，二樓是商務係，它有一間帶有很多電腦的大教室，學生們能在這間教室裡的電腦上工作。國際部有好些國外合作學院，當他們的代表來參觀我們學院時我常會帶他們觀看我院學生的學習，商務係的電腦大教室是我經常帶他們參觀的地方，我有時會親自向他們們顯示如何操作這些電腦。這也許在我的大腦皮層留下了痕跡。

夢有時是我同已故親友們會見的地方。我好幾次夢間我的母親、父親和其他已故的親友，他們在同我說話或一起做一些事。美妙的是，夢裡的他們，包括我的母親、父親都很年輕、健康，盡管他們去世時都年老或有病。夢醒之後我有時會感到愉悅，同時也會有些遺憾。

好幾次我夢見自己在一些狹窄的街道上徘徊，街道兩邊的房子和商店陳舊而低矮，這些街道像個迷宮，讓我東轉西轉而找不到出路，心裡明明知道走出這些小街，到外面就是一條大街，沒有人來幫忙，讓我沮喪；不過有時也會夢見碰到一個好心人指點我，或是帶我走出這個迷宮。這種夢讓我有一種失落感。想起來我在年輕時曾在上海閘北區的一間中學教書，這間學校就處於從前的棚戶區，房子比較低矮簡陋。在那裡生活條件較差的蘇北人較

多。作為班主任，我需要去做家訪，就是走在這種亂七八糟而骯髒的如同迷宮般的小街上的，也常常可能找不到學生的家，有時我會找一名學生幫我帶路，免得迷失方向。

人們常說：日有所思夜有所夢。但這些夢根本都不是因為日有所思而做的。

我的有些夢更是離奇。卻很美好。比如我曾經做過一個夢，我夢見自己成為貴族，穿著筆挺衣褲，出現在高貴豪華的場合，還有洋人美女和貴婦人們陪伴。

最令我愉悅的夢是：我夢見自己好像是在瑞士或者什麼風景如畫的國家，我們家的窗前是一片片綠油油的山坡，寧靜的樹林、草地、河流，到了夜間，月亮又大又圓，年輕的我是這家人家（洋人）的一份子，同他們一起吃飯，聊天。這個夢挺長，但是我基本上還能記得個大概，直到現在。

我不是說沒有日有所思、夜有所夢的現象。有時生活中的確有一些讓我憂慮的心事，使我不得不思考，晚上可能會做有關的夢，但是這些夢醒來後常常轉瞬即逝，不會讓我留下上述各種夢境。

今晚我會做些什麼夢呢？我不知道！希望是個美夢。

雨行香炉峰

■刘彩云

清晨醒来，窗外还嘀嘀嗒嗒地下雨，天气一下子凉爽了许多。我裹了裹薄被，翻了个身，懒得睁开眼睛，似乎又进入了梦乡。

睡意朦胧中，似乎自己还在，绍兴“香炉峰”户外冒雨前行。

香炉峰高354米，为绍兴城南第一高峰，顶上巨石突兀，仅数十米见方，形似带盖的香炉，由此得名。香炉峰为会稽山诸峰之一，因山势挺立，形如柱石，亦名天柱山。



每逢云雨天气，薄雾迷朦，祥霭缭绕，若炉生烟，氤氲不绝，形成“炉峰烟雨”。

峰状似香炉，峰头常有云雾飘逸，犹如香炉上轻烟缭绕，故名。有诗云：“孤峰独耸海东边，酷似金炉雾作烟。”

从山脚往寺庙，一路青山，一路细雨，从峰北螺狮旋启程，过南镇殿，拾阶 1508 级，海拔 945 米，实际高 354 米。

抬头望着“香炉峰”高耸入云，威严壮丽，令人敬畏又让人向往，层层叠叠，一眼望不到头，似乎遥不可及。

途中有个中年男士，摇摇晃晃地扶着腰，喘着粗气，不停地用手滑落着脸上的雨水，还有汗水。还有多远到山顶？他艰难地发问。有人回答，还有一半路。

我默默地向前攀登，一步，又一步，任汗水、雨水冲刷心灵，洗涤灵魂。人生的路，哪一步，不是要靠自己双脚坚韧地前行。

香炉峰最高的观音宝殿，听说此处的观音很灵，许多人不为艰险，爬上最高处来求签拜观音，给自己一个好的前程，而我是为了给自己一个证明。

在徒步队 50 多人中，我用前 10 名的速度，登上了险要雄伟的“观音宝殿”，赢得了朋友们热烈的掌声，他们纷纷把矿泉水，水果，面包送到了我的手中。



我抑制不住心中的激动，举起手中的登山杖高呼：“青山大佛为证，香炉峰我来了，我能行”。哪怕已年近古稀！哪怕险要山峰雨中行！

人活在世上，谁不受苦受难？圣人菩萨也是受了九九八十一难才成佛的。吃苦也是人生不可缺少的良药。

自我极限后，酣畅淋漓，早已把世俗的喧嚣、心中的烦恼，冲刷的一干二净，青山，竹林，细雨，禅音，似乎赋予了我新的生命。

山顶眺望，心旷神怡，翠林相伴，恍如仙境。一览众山小之超脱，跃然心中。

山下云雾缭绕，细雨朦胧。似云似雾，似山似竹，山朦胧，雾朦胧，难道这不就是人生。一切都在运行，一切都在未知中。

户外运动，是亲近大自然的一种心境。也是一种情感的释放和提升。执念户外活动，不一定爱上的都是风景。

当你背起背包上路，许多生活的压力，烦恼，都会一点点丢失在山路上，都会消散在丛林中……一路上，你的自由、梦想、解脱、激情、都会演绎成生命的音符，伴你前行。

泰戈尔说：“我们只有献出生命，才能得到生命。那就是自身力量的苏醒”。

全然抛弃了身外的名与利，得与失，义无反顾地奔向了其生命。这样的人没有失败，只有不断的成长与强大，快乐与安宁。



永恒的记忆交响

■陈谦

刚从墨尔本度假回布村，范先生就发现居然买不到鸡蛋了。“Woolworths, Coles, Aldi 三家都没有。后来在 George's Cabbage Patch 才看到”，价格抬高了好几刀。司空见惯的日常突然起了变化，令人讶异。“我们不在这里的时候，都发生了什么？”

在墨尔本我们吃了很多蛋啊！煮蛋，煎蛋，炒蛋，炖蛋。不但吃鸡蛋，还吃鸭蛋。每个到过的超市都有蛋卖。特别是维多利亚市场（Victoria Market），有个专卖各种蛋的西人摊位，整齐排列着一盒盒鸡蛋、散装咸鸭蛋、皮蛋、鹌鹑蛋等，应有尽有繁荣景象。平日里在布村北区难得看到鸭蛋，范先生提议买六个咸鸭蛋和六个皮蛋，个头硕大。我随口问卖蛋的西人女士，“你吃过这种蛋吗？”她笑着摇头。次日开始煮咸鸭蛋，入口便是故乡，便是童年。不想轮到要做皮蛋粥时，剥开一看，吓了一跳，这是什么怪胎？根本不是皮蛋啊！好久才回过神来：那是类似我们闽南话俗称“鸡仔胎”的鸭胎蛋啊！记得买时见那些鸭蛋顶上做记号的

点，立即就想起儿时看妈妈在灯下照鸡蛋，若她嘴里念：“这个有形。”就会在那鸡蛋顶端点个记号。那是闽南话“隐约成形可见”之意。蛋中隐约有胚形，表示已受精。小时懵懵懂懂吃“鸡仔胎”：大人煮熟胎蛋后放入酒中转动几圈，敲开顶端的壳剥了，喂到孩童小嘴里，嘱咐要小心吸喝出里面的热汤汁，然后吃口感脆嫩的鸡胎和有些硬化的蛋黄。现在回想，那种体验仿佛虚幻传说。时过境迁，对某些食品的偏好，渐渐莫名却步了。

“你说不是华人卖的，我就觉奇怪，怕你们买错了。”大宝说。她总不大信任西人卖华人特产。其实他们产品质量上乘啊，或许因他们自己毕竟不曾吃过，标错名称了。我清楚记得标签上是“Century Egg”，按字面翻译是“世纪蛋”，就是皮蛋。我的一位西人教会朋友，干脆称之为“million years egg（百万年的蛋）”，说时脸上一幅难以形容的表情。或许在他们看来都是怪胎蛋吧。

总之呢，我们在墨尔本度假时的吃蛋生涯，比起在布村北区来说，是丰富到奢侈的。有一天我们在维多利亚最大内陆城市巴拉瑞特（Ballarat）感受淘金时期历史传奇后，驱车途经郊区，大宝特地拐去一个农场，在大门外的小屋里，掏出身上几乎所有现金，买了几打农家走地鸡蛋。那是个无人小屋，设

置了让人自动投现金的小装置，包括摄像头，纸条和笔，访客购蛋后可留言反馈，留言纸条就贴到小屋墙上，大多是善良的感谢。贝贝也认真代表留言了，赞美之词发自内心。那么新鲜的土鸡蛋，可遇不可求。当晚回住处后，我就迫不及待蒸了两小盅炖蛋。仿佛不趁新鲜用最温柔的方式烹饪享用，便是暴殄天物。

如今鸡蛋突然稀缺，贝贝笑起来，“我们应当回到墨尔本去居住。”

就因那儿有很多蛋？

想起那句话，“因为一个人，爱上一座城”。有点浪漫。

说起爱上，总与记忆有关。度假后回到各自的日子，总有一首我们共同创造的记忆交响曲在回荡。

这次在墨尔本，我们一家四口共同度过了前后十七天。

我们一起每日柴米油盐。我煮我的早餐：红枣薏米白木耳小米粥加芝麻粉加各种坚果加煮蛋。孩子们吃面包果酱牛奶。孩子们发现我成了我妈妈。我发现妈妈健康饮食的叮嘱时常响在耳畔：每天五谷杂粮，蔬菜要包括各种颜色如彩虹，多吃坚果，记得

煮牛筋汤，油炸烧烤太甜太咸太肥的都不健康要少吃……

我们一起去爬山，在仿佛冬天般低温刮风的清冷夏日。落雨时，我们正可躲在那块大大岩石“Hanging Rock”下。抵达山顶时仰望雨过天晴的蓝天白云，亮丽得仿佛旷古奇迹。那些奇特的岩石让我想起故乡的云洞岩，日光岩，风动石，一线天……

一起去艺术馆。每到一处几乎都有艺术馆。“妈咪你会喜欢的。”大宝总这样说，“我知道你喜爱艺术。”陪伴与呵护亲人所爱，是最美好的礼物。而最美好的艺术，只能萌生自最美好的心灵，发自因着近乎痴迷的爱而洞察美好与价值的眼睛。在空旷的展厅里逛，仿佛回到姐妹俩的童年，带她们去参加她们喜爱的兴趣班。

一起去复古旧货店。若能淘到珍奇最好 – 比如发现那件贝贝喜爱的澳洲产大红皮衣，柔软崭新（是被怎样精心保存才能如此完美的）；比如发现正好合适范先生的夹克衣，成为忘了带件外套就出行的他接下来所有旅程的必需品。不能淘到什么也惬意，就当是逛复古展，体味其中的年代感 – 猜想每件物品曾经的主人曾经的故事。

一起去他乡的教会参加敬拜。在圣诞节之前的周日，在平安夜，在圣诞后的周日。不同的教会，敬拜同一位造物主。一信，一主，一灵。一同聆听使心意更新的虔敬信息，一同放声歌唱赞美的诗歌。

一起玩游戏。这些年孩子们慢慢教会了我一些游戏。一切对于我来说都是新的。我仿佛一个初学步的孩子，踉踉跄跄磕磕碰碰，总算勉强应付过来。她们成了耐心抚育的母亲，我成了认真学习的孩童。记忆力与信息的挑战，仿佛足以使我瞬间白头，却又乐此不疲。透过她们的眼睛，她们的语言，她们的癖好，重新爱上这个世界。

一起去看跨年夜烟花。从下榻的公寓徒步走到附近的“墨尔本战争纪念馆（Shrine of Remembrance）”，站在高高的石阶上等候那一刻迎接新年的到来。节日特有的人山人海，欢乐的气氛，孩童手上颈上佩戴的夜光环，倒计时的激情。时光再次倒流：儿时在漳州“马肚底”广场玩乐的景象依稀可见。那时爸爸妈妈都还年轻。

跨年度烟花在空中持续绽放了八分钟！生命中的每个遇见都在烟花里诉说出来。从花心中盛开出花瓣，从每个花瓣中再次爆发出更多子子孙孙的花！

一代又一代，世世代代，天伦之乐的欢呼，直达诸天至高的感恩与赞美。

当天空重归平静，我们互道“新年好”。认识的，不认识的，彼此传递祝福。

一起去拜访主内肢体的家庭。圣诞节与新年，这两个特别的日子，都在亲爱的清姐妹家中共度。满桌的爱筵啊！多么盛情的款待！圣诞午餐后海边的美景，合影；新年晚餐后围坐着与琴声同唱赞美诗歌，都是永藏心底的一份珍贵纪念。还有一见如故的艾米丽姐妹，当即邀请我们在接下来的周末去她家中团契。与初次相见的弟兄姐妹一起分享各自不同的刚刚告别的2024年，展望2025年，感受着：在主里，我们是相亲相爱的一家人。

放下工作与家人度假，仿佛共享了一个延长许多倍的安息日。在彼此相伴中创造崭新记忆，将过去，现在，将来的恩典，存记到永远。

鸡蛋，会有的。

“小时候你们每天一个鸡蛋。我现在才知道鸡蛋里富含卵磷脂，吃了头脑聪明，所以你们学习好。我那时候很喜欢养鸡啊！没法想象有一天我不养鸡……”当了一辈子教书匠的妈妈，这些话不知已说了多少遍。她在数算恩典。

看插秧照片后的往事回忆

■赵孔南

前些天，一九七八年入学的研究生群里一位师兄发了一幅几位干部下乡支援农民帮助早稻插秧的照片。很显然，这几位干部没有下过乡，亦可能从没有接触过农民，更不知道农民们是如何插秧的，显摆着的插秧无非是找模作样，这样的亲民行为太虚伪了；而摄影记者亦复如是，拍摄的照片把插秧的顺序给颠倒了，更是让人贻笑大方。在看着这幅春耕插秧的照片时，我脑海里浮现出来不知什么时候读过一千多年前布袋和尚写的插秧诗，“手把青秧插满田，低头便见水中天。六根清净方为道，退步原来是向前”。触景生情，我是应该回忆回忆小少年纪开始插秧的故事了。

我未到七岁，就开始下田插秧，那是在一九五九年的春耕季节。光阴荏苒，岁月如梭，转眼已经过去了六十年。当时去插秧的目的是为了挣食堂的菜票，这是后来才知道的。不过这一开始插秧的故事，却是说来话长了。一九五八年秋季，举国上下

高举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三面红旗，全国大练钢铁，农村大办人民公社，全民办大食堂，多快好省地走向共产主义社会。当时，我们二百多户人家的村子办了三个大食堂。我现在仍然记得很清楚，五八年九月初的一个日子，我和哥哥从学校



放学回家吃中饭时，没有看到家里开伙，而母亲手里端了一个装满碗筷的大盆子，在饭间灶台边等候哥哥和我，一看到我们，就告诉我们从今天开始去大食堂里吃大锅饭，自己家里不再开伙了；你爸已带二个妹妹和奶奶一起搬了饭桌凳子去了第一食堂，并在那边等候，我们得马上过去吃中饭。第一食堂办在我们叫做炮台屋那边，这是一所很大的房子，前后二进的四合院，还有一座四层的炮台楼，原是村里一大地主的。解放后，土改时地主的房子没收了，由村政府把房子分给十五六户贫农家庭居住。现在办大食堂了，这些人不知搬到什么地方去了。我们到那里时，看到父亲和奶奶早就在一间堂前摆好桌椅，妹妹已坐在凳子上等候我们了。我们一到，父亲就带我们去打饭拿菜，饭是白米饭，菜好像有红烧肉，但记不清楚了。我们回到自

己的饭桌上就大吃起来，因为不够的话，可以随时去添，没有限制，吃饱为止。

一九五八年是个激情的岁月，浪漫的时代，但好多运动行事方式只能说是愚昧无知，荒诞无稽的。刚开始时，食堂里一日三餐提供香喷喷的白米饭，五颜六色荤素菜；社员们真认为我们国家已进入共产主义社会了，各取所需，按需分配了。在食堂吃饭，根本不知节约，浪费无度。虽然我们家乡还算是个不错的乡村，但远不是个丰衣足食的地方，农民家庭每年收获的粮食，交了公粮之后，如不精打细算，是难以保证果腹到下年的粮食收获季节。自己家开伙时必须每日三餐都要加些杂粮特别是地瓜干，以求年内粮食不缺口，不放青苗。现在可好，社员们放开肚皮吃饭，无须节制；干部们天天吃夜宵，肆意挥霍粮食。就这样，食堂没有办几个月，问题就出来了，如果不改变方式的话，一过春节，全村的人都得去喝西北风了。

我已记不得一九五九年的春节是怎么过的。但是记得很清楚，春节后食堂还在办，但已不是上百户人家聚在一起放开肚皮吃饭了，而是村民们凭饭菜票

去食堂打饭打菜回家来吃了。饭票按人头分发的，老少一样，每人每天老称十二兩（即七兩半），打的饭不再是香噴噴的白米饭，而是加地瓜干等杂粮的干饭和稀饭了。此外，吃菜可成大问题了，因为青壮年社员都去煉钢修水库了，留在家里的大都为老残社员忙着耕作水田旱地，沒有多少人能去种菜养猪，所以菜票只能分发給能下田上山干活的人，其余的得自行解决。这样子，我家可惨了，因為只有父母親二人能拿到菜票，却要負擔七个人吃菜的事。那时，沒有自留地，无法自己种菜供应，政府亦不准农民家庭自行养猪；要想吃肉，只能等待大队年終分发一点解馋。我母親会想尽办法來解决一家人的吃菜问题，生产队下工之后，其去山上摘点蕨顶，挖些野菜，亦去河岸边挖野生蕉藕，把蕉藕梗切成碎片段用塩起來为鹹菜而拌饭，以解决无菜之苦。可说实在的，藕梗是非常难吃的，既硬又苦涩，很难以咽下去的，只是因有了咸味才可以下杂粮饭，現在想起，都会有那种苦涩之味的感觉。



转眼到了五九年的春耕春种季节，抓紧时间插秧，搶在立夏节气之前，完成早稻种植，是非常緊迫的。生产队里十几岁的少年兒童这时亦会去参加插秧的。但是不知为什么我这个六七岁个子不到一米高的小孩，亦跟着父親去插秧了。刚去插秧那会儿，我在水田里站都站不稳，老是摔倒，泥浆溅在脸上，涂鸦成花脸，半天下来，一个人就是一个泥娃娃。不过，几天之后，在田里站稳了，亦知道如何用左手捏秧分秧，右手扞插秧苗。十几天下来，插秧蛮像样子了，同时每去插一天秧，可以拿到一天的菜票，这对家里说是件很好的事。可是有个別社员不干了，去工作组组长那里告状，说我父親帶一个腿不到三寸长的儿子去插秧純粹是为了骗取菜票，闹得张姓組長专门来田头看我如何插秧。张组长来到田头，发现我是真正的小屁孩一个，可是能有板有眼地插秧。其没有说什么不好的话，反而称赞我这个萝卜头做得很不错。这就是我最早去插秧的故事。

自那以后，我会在每年种早晚二季稻时去生产队參加插秧的。六〇年那年去插秧，仍是为了掙菜票。六一年那年，食堂解散，农民家庭重新自行开伙，同时经济核算以生产队为基本单位。那以后，插秧

是去掙工分或拿現金的。春耕季节，插早稻秧时，需要集体行动，即一班人一起用秧架拉绳來插秧，所以生产队只给去參加插秧的小孩们記几个工分。而夏收季节，插晚稻秧时，不需要拉秧架秧绳，只需要在早稻收获后，二行稻茬间插入晚稻秧苗就可以了，个人可以行动，因而会把插秧的活承包给小孩，让小孩们掙一点另用钱。記得那時，插一亩田的秧，生产队給付一元人民币。一般情況下，我与那些插秧熟练的小孩一样，一天可插一亩田的秧，收入一元钱，在当时是相当不错的了。有一次，我不知有那一根神经触动，还是在家里吃了什么兴奋剂似的，一大半天的时间，就插了九分田的秧，差不多就是一亩水稻田了，掙了九角人民币。生产队队长当然不会相信，去檢查我的插秧质量。結果，他没有找到可以挑剔的地方，无话可说了，不过还是很有点儿惊讶。还有在我们家乡，女孩子通常是不下田上山地干活的，但农忙季节忙着搶收栽插时，她们还是去帮助割稻插秧的。記得一九七一年夏收秋种时，我三位妹妹去承包插秧，十来天收入三十多元钱，让村人羡慕不已，那时，这确实是一笔不菲的收入。

插秧，看似不是花力气的活，乍看也不会觉得怎么累的。确实，插秧是不需要用很大力气的，其需要身体的灵巧，腰部的力量，脊背手臂以及腿部的韧性去科学地协调插秧动作。但是，每个插秧季节的开始几天，不管有什么科学省力的插秧技巧，长时间地在水田里弯着腰单调机械地重复同一动作，要想不腰酸背痛不劳累是不可能的。虽然，我小少年纪就开始插秧，并且在农村二十多年的生活中都是很积极地去行动，但是插秧绝对不是一种好玩的农活。在春耕插秧季节开始时，我赤着脚踩着清晨耿耿未去的春霜去插秧，中午又只能在田埂上胡乱充填肚子，而西山落日之后，肚子已饿得饥肠辘辘，我还得蹲在水田里，步履艰难地向后移动，弯着腰不停地插着秧苗入土，而田后头仍只能遥望而不可及时，我感到不仅仅是背胀腿疼腰酸得直不起来，而且还会有满脸的无奈和绝望。夏收秋种抢插晚稻秧乃在大暑节候，一年之内最为炎热的时候。酷暑中午时分，炎炎烈日之下，稻田的水温常常在 40—50℃，有时高达 60℃，当我一脚踩入水田里，脚踝的皮肤顿时会有刺骨扎心的勺痛。此时田水还氤氲着一层浴桑拿的热气，熏蒸着整个人身，汗珠喷似涌泉，脸颊背脊浑身流淌，此刻我多希望有杯凉茶冷水去缓解焦渴的咽喉，然而有好几次我不得不用

手捧着肮脏的田水，闭上眼睛，放入口中以解燃眉之渴，为了生存不得不强行抑制本能的拒绝是非常心酸的。

还有在我们家乡的好多水田里，不时地会有一些水蛇游动或蛰伏于泥土中。记得有一次在信岙那边田里插秧时，我把秧苗插到水蛇的背上，手指被水蛇咬了一口，使我凄惨大叫，至今仍犹记忆。再就是山脚下蚂蟥横行的水田里，去插秧时，经常会有好多条蚂蟥爬来吸附在小腿乃至大腿上吸血，只有忍着恶心，用手把这些软体吸血虫一只一只强行拉掉，可是大小腿却留血不止，自己手中又没有什么止血的手段，只能等候体内的凝血功能激活起作用后，才止住留血；那会儿是多么的无奈与悲哀！

过去几年，经常读到一些人生成功的下乡知青写的文章。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下乡插队给他们带来无数的不堪回忆，可是几年乃至十来年每年干的艰苦农活特别提到插秧割稻磨练了他们的意志，坚韧了他们的毅力，给了他们一笔丰厚的人生财富，成就了他们回城的创业梦想，发展了一份人生的伟大事业。他们最深的体会是，没有付出，就不会有收

获。说得真好，确实没有付出，就不会有收获。但是，他们可曾知道沉默的大多数吗？同时代有多少农民子女小少年纪就磨练了意志，坚韧了毅力？然而，他们丰厚的人生财富只能使他们一辈子在出生之地一根接着一根往水田里插着秧苗，低下头来看倒映在水田里的天空蓝蓝，白云朵朵。他们亦渴望看到远方的天际，像雄鹰一样展翅飞翔，可是，机会何在？他们能发声吗？呜呼，哀哉！

写于布里斯班，二〇一九年五月



我的马拉松人生

■陈茵欣

坐在飞机上，思绪不禁回到了学生时代。上一次去堪培拉，还是 2006 年，转眼 18 年过去了。这些年经历了许多，但此刻不必一一回顾。

2024 年 8 月，我再次踏上堪培拉的土地，为了挑战人生的第一场 100 公里越野赛。这是我跑步生涯中的一个新里程碑。人生总会经历许多“第一次”，第一次升学、第一次高考、第一次工作、第一次结婚、第一次当父母……而这个第一次，是对身体与意志的双重考验。

——跑步已成为一种生活方式

最初跑步只是为了锻炼身体、缓解压力。学生时代如此，工作以后也是一样。跑步的魅力或许就在于它的自由——不受场地和时间的限制，一个人可以随时开跑，一群人又能互相激励。

自从加入跑团后，大家一起报名参加比赛、共同训练，让我仿佛回到了学生时代，像备战一场场考试。人生或许就是这样，不断设立目标，逐步去完成。即便身处同一环境，每个人的节奏也各不相同：有人天赋异禀，稍作努力便能名列前茅；有人情商出众，不用拼命也能游刃有余。但无论如何，成功从来都离不开努力。跑马亦然，天赋再高，训练不够，也难以跑出好成绩。

我也是从跑步小白开始，先是 5 公里、10 公里、半马、全马，然后几年前在汤哥的带领下，接触到越野跑，从此一发不可收拾。这些年参赛的经验让我感受到，公路马拉松追求的是速度与激情，而越野赛更像是一场关于风景与耐力的较量。每一次比赛结束，汗水湿透衣背，双腿酸痛，但心里却充满成就感，那种“痛并快乐着”的感觉令人上瘾。

——跑步带来的改变

自从开始跑步，不仅对饮食和身体管理更为讲究，生活方式也有了极大的提升。过去，我并不是一个社交达人，虽然现在也不是，但跑步让我结识了一群健康、快乐的朋友。他们不仅来自自己生活的社区，还有来自其他城市，甚至世界各地。跑步的人大多热心、积极向上，这种氛围让人感到温暖。

每周六的 parkrun 已经成为我的一种习惯，甚至可以说是一种生活方式。无论在哪个城市，总能找到 parkrun 活动，结识志同道合的朋友，享受奔跑的乐趣。跑步不仅是一项运动，更是一种人与人之间的联结方式。

——100 公里越野赛的挑战与坚持

这次 100 公里赛，我和跑团的伙伴们一起参赛。比赛分四个赛段，赛道穿越堪培拉周边的山地、丛林和荒野。赛前的准备工作至关重要，正如那句老话：“Always plan ahead.” 磨刀不误砍柴工。

比赛当天，气温适宜，前 25 公里状态不错，身体轻松，配速稳定。53 公里后，真正的越野挑战开始，爬升增多，土路、碎石和陡坡考验着大家的耐力。每到一个 CP 站，后勤团队都已准备好热汤面、热粥等补给，补充能量后继续前行。

77 公里后，真正的考验来了。夜幕降临，荒野间漆黑一片，体力疲乏，寒意袭来，疲劳与饥饿交织在一起。脚步变得沉重，前方的路似乎没有尽头。幸好身边零星的几个跑友们互相鼓励，咬牙坚持，终于在深夜 11 点半跑到终点，总共花时 16 个半小时。

完成比赛的一刻，所有的疲惫都化作成就感。这不仅是一场体能的较量，更是对意志的磨炼。这次在堪村终于实现了个人首次 100 公里越野赛，和几十年老友原子同学聚了聚，感谢查尔斯大哥、张哥的组织，感谢堪村跑团的热情招待，感谢汉斯睿塔夫妇彻夜的后勤支持，感谢丽莎姐的多宝粥，同甘共苦的安锐.....还有好多新老朋友的付出，感人瞬间。正是大家的支持和陪伴，让这场百公里挑战更加难忘。

——悉尼马拉松再度相聚

一个月后的9月，我再次坐上飞往悉尼的航班，迎接另一场比赛。这是悉尼第二年尝试申请成为世界马拉松大满贯赛事。相比去年，布里斯班来的跑友少了些，但大家的热情依旧高涨。澳洲各地的华人跑团纷纷相聚，分享经验、交流心得。

这次比赛还遇到了许多华人跑者，除了我们澳洲本土的，还有来自中国、美国、英国、新加坡等不同国家和城市。赛道上，大家相互加油打气，赛后相约聚餐，分享跑步的故事和心得。虽然我们居住在不同的地方，但因为热爱跑步而走到一起。这次悉尼马拉松，就像是一个华人跑步社群的盛会。

比赛之余，大家聚餐交流，彼此分享各自的训练方法、饮食习惯，以及日常生活的点滴。无论是在异国他乡，还是在各自的城市，跑步让我们这些来自不同背景的人建立了深厚的友谊。

——人生如马拉松，不在于速度，而在于坚持

回顾这一年来的跑步旅程，我深刻体会到，跑步不仅仅是一项运动，更是一种对自我的挑战和超越。人生就像一场马拉松，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配速和节奏，关键在于持之以恒，享受过程。

期待下一场比赛，期待下一次相聚！



雨
詩
日
生
空



熟

■陈谦

仿佛初升
又仿佛正在深坠
仿佛迎接
又仿佛正在送别



仿佛跳动
又仿佛止于定格

一道瞳眸的红光
映入血色的心脏
在某天的某个时辰

鸟鸣如丝
九里香的皎洁飘荡如船
芬芳似箭

射中的
是岁月的青丝
在风中飞扬
拂过静默的素肩

一枚果实在手
闪闪烁烁的曾经
落英缤纷
把地平线的耀眼夺目成灿烂之乡

有个声音问，
“还痛么？”

锅中有一粒米
正在茫茫粥海中沉浮
煎熬
沸腾

许我时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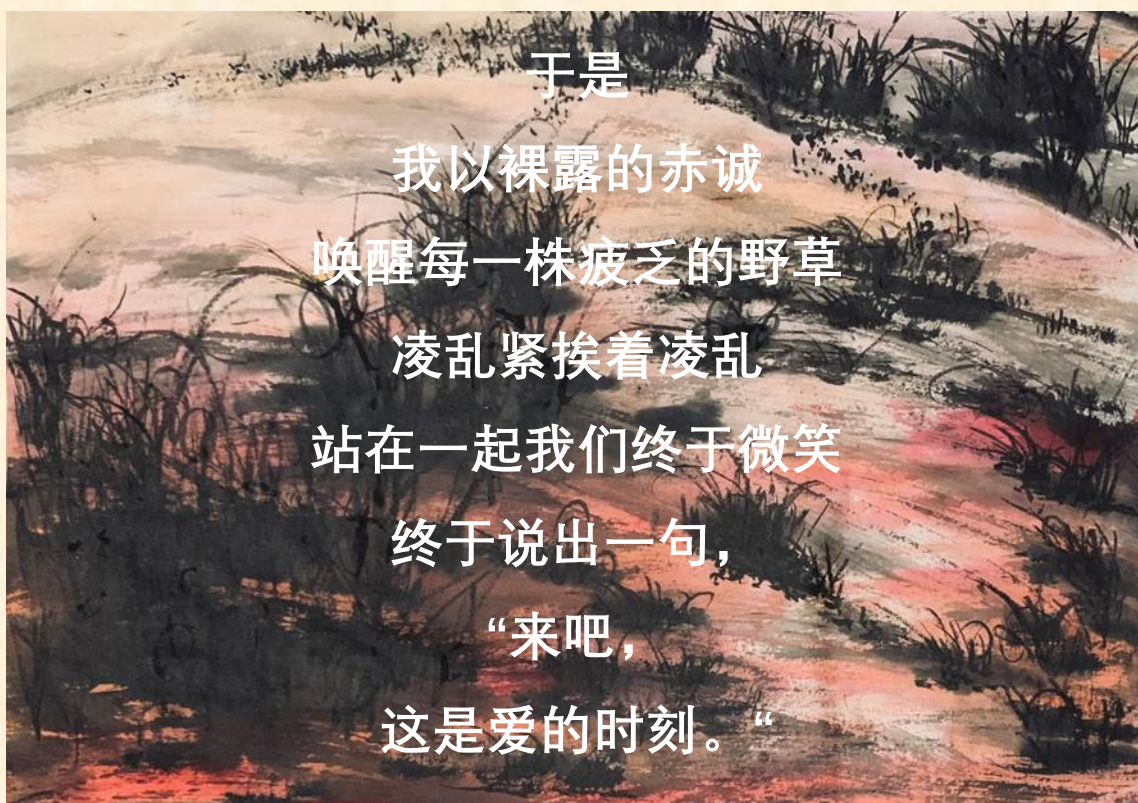
■ 陈谦

许我时光
用弹琴的愿望蘸墨下笔

我未曾栽种过玫瑰园
但那又何妨

我起身
认出那扇窗
我曾望出去
看见那片荒原—
大地苍茫如雪
夕光映照如血

潦草的往昔匆匆
就在那里
我曾一次次为美丽的疼痛驻足
停在你寒冷刺骨的年华
于峡谷中转身
于山川里奔驰
从冬到夏
从冰封到燃烧



于是
我以裸露的赤诚
唤醒每一株疲乏的野草
凌乱紧挨着凌乱
站在一起我们终于微笑
终于说出一句，
“来吧，
这是爱的时刻。”

蝶恋花

■紫悦



一夜风狂雨落户
群魔乱舞
万家灯火无
街巷可怜青青树
枝伤干断横卧路

四面秋雨歌不住
一色水天
日出渐日暮
浩渺烟波没船坞
清濛寂寥无尽处



2025 年 3 月于台风阿尔弗德着陆后

启明星

■李晓春

我不认识
启明星。

只是，
经常看到
蔚蓝的天空中
月亮旁，
有一颗
明亮的星。

误以为：
那就是
启明星。
让幻想的人
充满希望，

让有梦的人
拥抱光明。

当幻想和美梦
如孩童吹出的泡泡
破灭在高远的天空，

才知道：
原来
你真的
就是启明星。



写诗 便写你

■二雷子

原来 你从未走远
只是轻轻地躲在 我梦里
偷窥着我内心深处的斑驳
光怪陆离

和青春叫嚣的
正是这些肆无忌惮的梦
像一头走失的迷鹿
又在胡乱地敲着谁的心门
横冲直撞
那个在梦里吵嚷着自由与爱情
十七八岁的楞头小子
心花怒放
他扬言 我是画家
若是画画 便是画你

你是何时留下来的？
怎会悄无声息
让我在梦的褶皱里 猛然间寻到你
千般惊喜
你尽管笑话我吧 你可知
我若是诗人
写诗 也定写你

可惜
“乍暖还寒时候 最难将息”

2040 年 6 月 14 日

（若是今天有梦，我就闭上眼睛，把它做了，免得日后后悔，总觉得生命里像是错过了什么……罢了！罢了！读这样的文，你辛苦了。）

终

嘿！谢谢你的陪伴

